

# 金粉世家

張恨水著

第四冊



行印局書界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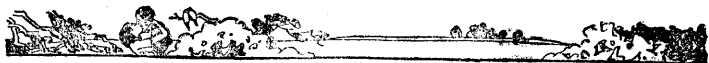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集目次

- 第二十九回 小集騰歡舉家生笑謔 隆儀敬領滿日喜琳瑯
- 第三十回 粉墨登場難爲賢伉儷 黃金論價欲組小家庭
- 第三十一回 藕斷絲連揮金營外室 夜闌人靜倚枕泣空房
- 第三十二回 婦令夫從笑煞終歸鶴 弟爲兄隱瞞將善吼獅
- 第三十三回 筆語欺智囊歌場秘史 饋肴成畫餅醋海微波
- 第三十四回 紈袴聚豪家滅燈醉月 艷姬伴夜宴和索當歌
- 第三十五回 佳節動襟懷補遊郊外 秋光撲眉宇更入山中
- 第三十六回 山館留賓歸途行不得 月窗尋夢旅舍夜如何
- 第三十七回 兄弟各多情叢生韻事 友朋何獨妬忽絕遊踪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36 2141B



第二十九回

小集騰歡舉家生笑謔

隆儀敬領滿目喜琳瑯

秋香看他那神氣，也止住了笑，忙問是什麼事情。玉兒笑道：「快去吧，四姑爺和四小姐回來了。啊，還有一個小姑娘，和洋娃娃一般，真好玩。太太屋裏，現在擠滿了人了。燕西聽說是這們一件事，笑道：「這也太驚小怪，弄人一跳，怎麼沒有電報來呢？」玉兒道：「四小姐說，讓咱們猜不到他什麼時候到，到了家好讓大家出乎意外的一樂呢。」燕西聽說，也不和秋香再說二句話，轉身就跑。秋香叫道：「七爺七爺，別跑呀，您這棹上的支票，不收起來嗎？」燕西走得遠了，回轉頭來說道：「不要緊的，要不，你把紙盒子裏鑰匙拿着，開了抽屜，把支票放進去，將暗鎖鎖上，那就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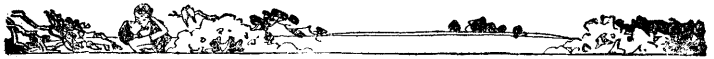
……帶說帶走，以下的話，已聽不見了。燕西走到母親房裏，果然看見滿屋子是人，金太太手上，抱着一個渾身穿白色西服的小女孩，滿面是笑容。他四姐道之和着四姐夫劉守華，被大家團團圍住，正在說笑呢。劉守華一見燕西，連忙搶前一步，握著燕西的手，從頭上一看，笑道：七弟還是這樣，一點沒有見老。燕西笑道：多大年紀的人，就說老了。我看四姐夫倒是黑了些。劉守華道：旅行的人，當然沒有在家裏的人舒服，怎樣不黑呢？道之也走過來笑道：你猜我爲什麼今天趕回來了？燕西道：那我怎麼知道呢？劉守華道：你四姐說你是後天的十八歲，趕回來給你做壽呢。燕西笑道：家裏人忘了，遠路人倒記得，謝謝，謝謝！潤之道：你這話得說清楚。我們剛才還說要送你的壽禮呢，怎樣說是忘了？燕西道：也沒有敢說你呀！潤之道：你說誰呢。燕西不解說一番倒也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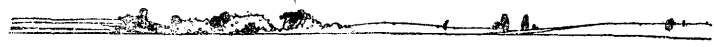
了，一解說之後，一看屋裏坐的人，都是不敢得罪的，竟不知說那一個好。笑道：「反正有人忘了的，這何必追問呢！生日這件事，不但別的人忘記，就是自己也容易忘記。所以我說家裏人忘了，那也是有的。」潤之道：「叫你指誰忘了，你指不出人來，却又一定要說有人忘了，可見你是信口開河。」梅麗正靠着金太太坐，在逗着那個小外甥兒玩，見燕西受窘，笑道：「忘是有人忘了的。別人我不知道，把我自己說，就是剛才四姐提起，我才想起來了。這樣說，我就是一個忘了的。」潤之笑道：「他待你也沒有什麼好處，你爲什麼要替他解圍？讓他受窘，看他以後還胡說不胡說？」道之道：「八妹倒還是這樣心地忠厚，要老是這樣就好。」燕西道：「梅麗，你聽聽老實人有好處不是？這就得着好的批評了。」金太太道：「你既然知道老實好，你爲什麼不老實呢？」這一說，通屋子裏的人都笑了。大家

笑定。燕西道：說了半天，四姐帶了些什麼物事給我們，還沒有看見，我想一定不少。道之道：這可對不住，我什麼也沒帶。我一進門，先就聲明了，因為你沒聽見，我不妨再說一句。現在國裏頭，不是抵制日貨嗎？連我們三個人從日本來，都犯着很大的嫌疑，我還好意思帶許多日本東西嗎？你們若嫌我省錢，我可以買別的東西送給你們。梅麗道：我們要的是你帶來的東西，若是要你到了北京買東西補送，也就沒有理由了。道之道：你也是戴不得高帽子的人，說你老實，你就越發老實了。這一說大家又笑了，他們手足相逢，足足說笑了半天。金太太已經吩咐人打掃了兩間屋，讓道之夫婦居住。原來劉守華，他是在日本當領事，現在部裏下了命令，調部任用，夫婦初次到京，還不曾看住住宅，暫且在金宅住下。劉守華另外還有一位日本姨太太也同來了。這日婦





叫明川櫻子，原是在劉家當下女的。日子一久，就和主人發生了愛情，道之因為櫻子沒有什麼脾氣，殷勤伺候，摸不下面子把他辭了，也就由他們去。後來守華在夫人相當諒解之下，就討了櫻子做姨太太，這次守華夫婦回國，櫻子自然是跟着來，一來，到中國來做姨太太，在日本當下女總強的多。二來，這也合於日本的殖民政策，但守華很怕岳丈岳母，一到岳家，不便一路把姨太太帶進門。所以在車站下車之後，櫻子帶着一部行李，到日本旅館滄海館去了。道之和丈夫的感情，本來很好，他既不敢明目張膽的鬧，道之也就不便一定揭穿他的黑幕，所以金家並沒有人知道。過了一天，已經是燕西的生日。這是金家的規矩，整壽是做九不做十。燕西的二十歲，本要在明年做。因為燕西明年有出洋的消息，所以再提前一年。金太太先一天就吩咐廚房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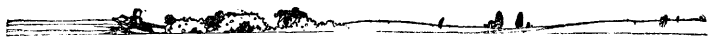


辦了一餐麵席，上上下下的人都吃麵。這裏最高興的，自然算一班天真爛漫的女孩子，只愁找不到熱鬧事。所以一大清早，秋香約着小蘭玉兒換了衣服，就來給燕西拜壽。走到燕西書房外邊，只見金榮正拿着一個鷄毛撻，反手帶着門，從門裏面出來。他早就笑道：三位姑娘真早，這時候就來拜壽了。七爺還沒起來，睡得香着哩。小蘭跟着金太太，向來守規矩的，聽了這話，倒是有些不好意思。紅着臉道：我們是有事來瞧瞧七爺起來沒有？誰說拜壽呢。說畢轉身走了。金家算是吸點西洋文明人家，磕頭禮早已免除。所以燕西這天不用去和父母行禮，平輩也沒有什麼人說道賀。不過是大家紛紛的備着禮物，送到燕西這兒來。雖然他三個姐姐，三個嫂嫂，都送了支票，因為面子上不能不點綴，所以他們又另外買了些禮物送來，這其間有送文房用品的，有送



第二十九回

化裝品的，有送綢料的，有送食物的。金銓自己也賜了燕西一個瑞士表，這是叫他愛惜時間的意思。金太太賜了一套西裝，二姨太和翠姨，也是一人一張一百元的支票。二姨太另外送了一支自來水筆，翠姨送了十四匣仿古信箋。都是算上人含一點教訓的意思。這其間只有梅麗的東西，送的最合式。乃是一柄梵呵鈴，兩打外國電影明星的大相片。所有送的東西，不是匣子盛着，便是紙包包着，外面依着燕西關係，寫了弱冠紀念的字樣，下款有寫賜的，有寫贈的，有寫獻的。金榮把兩張寫字檯併攏一處，禮物全擺在上面。燕西沒有起來，兩張寫字檯上的東西，已經擺滿了。按着輩分，一層一層的排列着，另外有秋香幾個人送的桂花盆景，共有三十多盆，全在屋外走廊的欄杆上。另外是金榮李昇幾個親聽差的意思，給走廊四週，掛上萬國旗，和着十錦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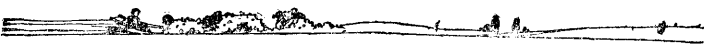


帶，雖非十分華麗，這幾間屋子，倒也弄得花團錦簇，睡到十點鐘，燕西一翻身醒了，忽有一陣奇香，襲入鼻端，接着被頭對空氣嗅了一嗅，正是桂花香。這就知道他們的禮，已經送來了。一骨碌爬起來，也來不及穿衣服，順手摸了一條俄國毯子，披在肩上，便踏着鞋，到外面屋子裏來看禮物。正在這個時候，玉芬也到裏面來看禮物。一見之下，笑道：「今天不是你的生日，我可要形容出一句好話來。」燕西道：「不用形容，我自己也知道，是不是我像一個洋車夫呢？」玉芬道：「別頑皮了。剛起來，穿上衣服罷。不然，可就要受凍了。我給你叫聽差的。快快的穿起來，我們好一塊兒吃麵去。」說時，給燕西按上鈴，金榮便進來送洗臉水。金榮看見也是好笑。燕西讓玉芬坐在外面屋子裏，自己就趕緊洗臉穿衣服。穿好衣服，依着燕西還要喝口茶才走。玉芬道：「走罷，走罷到飯廳裏吃麵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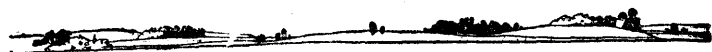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九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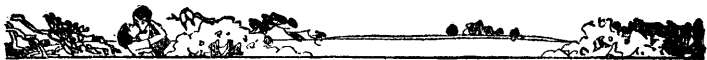
去，好些個人在那裏等着壽星老呢。要喝茶到那裏喝去。燕西道：吃麵太早吧？我剛起來呢。玉芬道：那裏依得你，是剛起來。若是你三點鐘起來呢，那也算早嗎？燕西被他催不過，只得跟着他去。原來金家的規矩，平常各人在各院子裏吃飯。遇到喜慶和年節的家宴，就在大飯廳裏吃飯。今天因為是燕西的生日，所以大家又在大飯廳集合，連多日不見的鳳舉，也在飯廳上。大家一見燕西，就笑道：呵，壽星公來了。燕西一時忘其所以，舉着雙手，對大家一陣拱揖，口裏連連說道：恭喜恭喜。慧厂道：怎麼一回事。你倒對我們恭喜起來？我們有什麼可喜的事呢？這一說，大家都樂了。翠姨正隣近慧厂坐位，輕輕的笑道：這是彩頭呀，怎麼不知道？說着對隔坐的佩芳，望了一眼，笑道：這裏就是你們兩人可以受這句話。慧厂笑道：大庭廣衆之中，怎麼說起這話，而且也扯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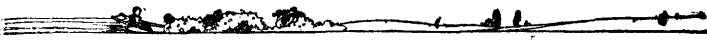
上。那邊佩芳見他們指指點點說笑。因問道：你們說我什麼？這也是一個小小壽堂，可別亂開玩笑。他的心裏，倒以為是指着鳳舉和自己不說話的事。玉芬也怕說僵了，大家老大不方便，便笑道：我們的壽禮都送了。下午也該是壽公招待我們。我們得先請壽公宣布，有些什麼玩意兒。燕西道：還是那一班魔術。不過有幾位朋友送一班雜耍，或者是幾齣坤班戲，我都沒有敢答應。說時，可就望着金太太。金太太道：雜耍罷了，貧嘴貧舌的，怕你父親不願意，倒是唱兩齣文戲，大家消遣消遣，倒沒有什麼。燕西道：既是這樣說，若是爸爸怪了下來，可是媽擔着這個責任。原來這飯廳上，只有金銓一人沒在座。金太太雖答應了，金銓是否答應，尚不可知，所以燕西就這樣說了。金太太笑道：怎麼着？我說的話還不能作主嗎？大家聽說母親作了主，這事就好辦了，於是大家





第二十九回

立刻說笑起來。玉芬道：「這坤角裏面有唱得好的嗎？我要聽一齣玉堂春。」梅麗道：「那有什麼意思，他跪在那兒唱，聽得人膩死了。我上回瞧過一齣戲，一個丫頭冒充了小姐，做了狀元夫人。那個員外見了人，叫着飯，叫他勸和他不勸和，一說吃鷄絲麵，他就來了。還有那狀元的老太爺，畫着方塊子的花臉，拿扁擔當拐棍。還有……他本在二姨太太一處，二姨太太道：「亂七八糟，鬧了半天，也不知道說什麼，他還有呢，你就別說了，越說人家越糊塗。」金太太笑道：「你別說他胡扯，倒是有這齣戲。我也在那裏聽過一回，把肚子都笑痛了。那齣戲叫什麼何寶珠。」二姨太太道：「那不像戲詞，倒很像一個人的名字了。問問咱們戲博士準知道。」玉芬道：「這有什麼不知道的，叫荷珠配。」佩芳正用筷子夾了一叉肉鬆要吃，於是便用手上筷子點着玉芬道：「你瞧他，自負爲戲博士。這時，恰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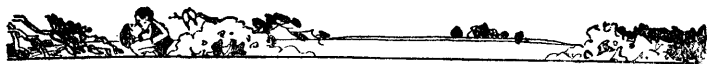
秋香送了一碟玫瑰蠶豆醬到這棹上來。見佩芳夾了一簇肉鬆伸過來，忙在棹上拿一個醬碟子，上前接着。笑道：謝謝大少奶奶，可是我們那棹上也有呢。當時大家不覺得，後來一想，秋香是錯誤了，大家便一陣鬨堂大笑。這樣一來，倒弄得秋香不好意思，呆呆的站在人叢中。還是玉芬笑道：站在這兒作什麼？還不過去。秋香臊成一張紅臉，只得垂着頭走了。鳳舉也笑道：不用得要聽滑稽戲了，這就是很好的滑稽戲哩。佩芳聽說，對鳳舉瞟了一眼，也沒有說什麼。燕西很解事，便插嘴道：既然是大家願聽開耍笑的戲，我就多邀幾個小丑兒。玉芬道：那有什麼意思呢？倒不如邀兩個好好兒的會唱的，咱們靜靜聽他幾齣戲。金太太皺眉道：你們就是這樣經不了大事。一點兒芝麻似的小問題，辦還沒有辦，就這樣胡鬧起來。燕西笑道：這也總應該先議好，然後定了



什麼戲，人家好帶什麼形頭。金太太道：現在吃着麵呢，吃完了麵，再來商議，也不遲呀。燕西道：是真的，快點兒吃麵，吃了麵到我那裏去開緊急會議，有願列席的，我一律招待。佩芳笑道：得了罷，又不是什麼好角兒，還要這樣鄭而重之的去斟酌，說的乾脆，就讓我們的戲博士去做戲提調，由他分配得了。誰願意聽什麼戲，他準知道，他分配得好好的就成了。玉芬道：戲提調，談何容易？就是要分配戲，先就該知道有什麼角兒，他是什麼戲拿手，又和誰能夠配戲，那裏就能依我們愛聽戲，就點什麼戲哩？點了戲，他們唱不好，那也是枉然。佩芳笑道：這究竟是戲博士，你看他說的話就很內行。燕西笑道：要這樣說，連他也交不出卷來。他們送戲的人，就沒有告訴我，是什麼角兒。但是這裏面有兩個坤戲迷，人很熟，好角兒總不會漏了。說着，又笑了一笑，對金太太道：關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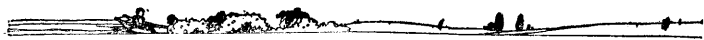
門來，都是自己人。咱們票兩齣戲玩玩，成不成？金太太笑道：你不要出乖露醜了，你幾時學會了唱戲？玉芬道：我知道，不是老七票，有一個人嗓子癢哩。說時，可就望着鵬振。鵬振麵已吃完了，老媽子送上手巾，擦了一把臉。一面擦臉，一面擺着腦袋，左腳的脚尖，便不住的在地上點板。玉芬望着他，他並不知道。佩芳笑道：這人發了戲迷了，看他這樣子，恐怕等不及到晚上呢。鵬振才說道：是說我嗎？票一出就票一出，讓我們瞧瞧，三爺的戲，可是不錯。玉芬道：不要吹了。我瞧過你的，唱武家坡都會把調忘了，還說別的呢。鵬振笑道：你是瞧不起我，可是我對這個戲博士也不敢十分恭維。要不，今天晚上，咱們把臉一抹，來他一出武家坡瞧瞧。這一說，大家就起鬨起來。本來麵已吃了，於是大家都圍着玉芬，慫恿他和鵬舉合串。玉芬本來加入一個霓裳雅會，那裏面全是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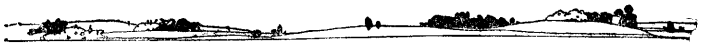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九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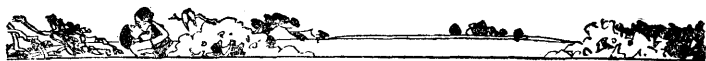
太太姨太太少奶奶小姐四樣合組的票友班，常常自己彩排着玩。不過玉芬因爲那裏面混子太多，不大常去，也不敢把他們望家裏引。所以家裏至多只聽得他唱的不壞，可沒有見他表演什麼？現在鵬振一提，引起大家好奇的心，就都來慫恿他了。玉芬被大家慫恿得心動了，笑道：你們真是要我唱，我唱一出女起解罷。大家見他自己答應了，越發鼓動他，說是要唱就唱一出合演的。而且今天是有有人做生日，唱女起解那種戲，也不大吉利。玉芬笑道：武家坡這個戲，倒沒有什麼難，但是我沒有形頭。而且沒有……玉芬這句話沒說完，燕西搶着說道：有有，只要你肯唱戲，無論什麼形頭我都可以借得到，我們就此一言爲定，不許反悔了。大家鬧了一陣唱戲的事，就算辦定了。下午這一餐酒，原來是定在飯廳上吃的。現在要唱戲，便只好移到大客廳去了。這





大廳一樓一底，上面是跳舞廳，下面正有一個小臺。遇到小堂會，或有什麼演說會，都可以在這裏舉行。今天唱戲，並沒有什麼外客，這裏正好舉行，只燕西對聽差吩咐一句，他們都是好事的，早是七手八腳，將大客廳鋪張起來。金家這種人家，他們的親戚朋友，家裏當然都有電話，這消息一傳出去，大家都不便不送禮，到了下午三點鐘，竟有二三十分壽禮送來，金銓先還不願意家裏大鬧，後來一看這樣子，成了騎虎之勢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。家裏人大鬧，燕西倒顯得不知道怎麼樣好了，拿了一本書，坐在走廊的欄杆上，閑看桂花。正在這個當兒，白秀珠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後面兩個老媽子，捧了兩大抱東西，跟着走來。秀珠見他手上拿着書，便笑道：平常不拿書本，該休息的日子，這又用起功來了。燕西笑道：我在家裏，是不知道作那一樣事好，要出去呢，人家





第二十九回

又會說我有意避壽，反而覺得無聊，所以我就拿了一本書在這裏看。你來得很好，咱們談談罷。秀珠對兩個老媽子點一點頭，他們就把捧着的東西，一齊送到燕西屋子裏去。秀珠一看，兩張寫字檯，上面擺了東西，五光十色，煞是好看，便笑道：「哎喲！全是好東西，讓好的壽禮比下去了，不拿出來也罷。」燕西答道：「只是你送來的東西，無論是什麼，都是珍貴的，我是完全拜領。」秀珠聽說，瞟了燕西一眼，笑道：「這話真的嗎？我這些包的東西，全是鷄毛，你也當珍貴東西嗎？」燕西笑道：「當然的，俗語說，千里送鵝毛，物輕人情重。何況你送的是鷄毛，比鵝毛更值錢呢。」秀珠道：「鷄毛比鵝毛值錢，你又是從那裏知道？」燕西笑道：「因為經過美人的手，所以就值錢了。」秀珠道：「可沒經過我的手呢。」說着，把嘴對兩個老媽子一叻，笑道：「全是他們一手包辦的。」他一說不要緊，倒把兩個老媽

子的臉，臊得通紅。秀珠抿嘴一笑，自己上前，把那些東西打開，一樣樣拿出，陳設在棹上。原來是一套中西合璧的文房用品，共計一個雨過天青瓷的筆筒，一個鵝黃瓷的雙口筆洗，一個珊瑚小筆架，一塊墨玉凍硯台，一個水晶黑水瓶，一個白銀西裝書夾子。燕西看見，連連嚷道：這樣破費，多謝多謝，多謝之至。秀珠笑道：這是普通的，我另外還有兩樣特製的禮物呢。說時又打開一個紅色的錦匣，在裏取出兩樣光華燦爛的東西來。原來是兩個銀質堆花的像片框子。這框子和平常的不同，是定打的。沿着框子，一面是一枝楊柳，一面是一枝千葉桃。一上一下，兩隻燕子飛舞，團成一個圓框。框子中間，是一對燕西的六寸半身像片子。燕西一見，連連說好，說道：打得這樣精緻，這工錢恐怕不少了。秀珠道：好是好，可是有一點美中不足。燕西道：阿彌陀佛，這樣好的

東西還要說美中不足，那就沒有道理了。秀珠道：「不是鏡框子不好，不過兩個框子裏，嵌着是一樣的像片子，未免雷同。你自找一張合適的像片，就換上罷。」秀珠說完，眼睛不由的對燕西望着，看他如何表示。燕西聽了他的話，知道他是等着一個很俏皮的回答。但是自己種種關係，那一句俏皮話，却不敢說。明知說了那句話，可以得一個甜蜜的回笑。却又怕圖這一時的愉快，要生出無數的糾紛，因笑道：「隨他去罷，這樣很好了。我的六寸像片，倒有的是，要找張和這相配的，倒也不容易呢。」秀珠以爲他沒有領會意思，不便再說，也就算了。燕西便按着電鈴，叫人來倒茶。秀珠笑道：「別忙，我還沒有給你拜壽呢。」燕西笑道：「我們還過那個俗套嗎？」這裏只我們兩個……秀珠聽了，倒是很樂意。他這一句話，又提醒了兩個老媽子，便走上前來，對燕西說道：「七爺，我們給您

拜壽說畢，便就磕下頭去。燕西要扶，也來不及，只得由他。他們起來了，燕西順手開寫字檯盛錢的抽屜，一看裏面沒有零錢，只有幾張五元鈔票，自己正在高興頭上，便不計較多少，一人給了一張五元鈔票。兩個老媽子，直樂得眉開眼笑，對燕西又磕了一個頭下去。讓他們起來了，燕西道：下房裏預備得有麵，你們吃麵去罷。兩個老媽子答應一聲，是退出去了。秀珠對燕西笑道：你真是公子脾氣，要這樣虛面子。老媽子隨便拜一拜壽罷了，怎樣給許多錢？燕西笑道：一來是你的面子，二來也是他倆運氣，恰好我這兒沒零錢，換了給他們，也怪寒憎的，就給了他罷。秀珠道：不會待一會兒給他嗎？燕西笑道：還是那句話，看在主人翁的面子上了。秀珠笑道：我倒不要你這樣感謝我。你府上今天有什麼些玩意兒，能讓送禮的樂一樂嗎？燕西笑道：今晚上你別走罷。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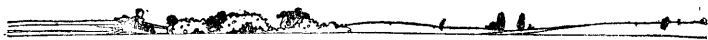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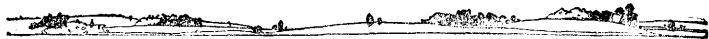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九回

有一個小小的堂會兒，最妙的就是三嫂和三哥讓客散了，最後要合串一出武家坡你瞧，這事多麼有趣？秀珠笑道：真的嗎？我去問問去。於是轉身出門，便向玉芬這裏來。玉芬屋子裏，正擁着一屋子人，將戲單剛剛支配停當。玉芬回頭一望，見秀珠到屋子裏來了，便道：我算你也該來了。秀珠就笑道：你算着我該來了，我算着你也該露了。一面說着，一面掀簾子走進來。佩芳笑道：這又是誰作的耳報神，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。玉芬道：那還有誰呢？還不是壽星公。佩芳笑道：壽星公這樣多事，早早的接了壽星婆來，將他重申家法，嚴加管束，我想他這嘴快的毛病，也許就好了。說時，故意在秀珠當面，對玉芬一夾眼睛。秀珠只當沒有看見，也只當沒有聽見，却和坐在一邊的慧厂道：怎麼大家全在這裏，商議什麼大事嗎？慧厂道：剛是把戲單子支配好呢。不久的工夫，





戲子也就該來了。可是這戲沒有白聽的，要拜壽呢。你拜壽沒有？這句話倒把秀珠問爲難了。要說不拜壽呢？沒有那個道理。要說拜壽呢？又有些不好意思。却只笑道：像你府上這樣文明家庭，還用得着拜壽那種古禮嗎？佩芳接嘴道：用不用，那是主人家的事。拜不拜，是你來賓的事。秀珠道：雖然是這樣說，可是主人不歡喜拜壽，一定要拜壽，那可叫着不識時務，我爲什麼要不識時務呢？佩芳將大拇指一伸笑道：秀珠妹妹，你真會說，我佩服你。秀珠正要說什麼呢，老媽子進來說道：烏家兩位小姐來了。請到那裏坐？佩芳道：怎麼他兩位也知道了。玉芬笑道：他也是老七的好朋友，還不該來嗎？說起來，老七還有一位女朋友，不知道來不來？佩芳偏着頭想道：是誰呢？秀珠聽了很是不快，以爲必定說那個姓冷的。玉芬却答道：不是還有個邱小姐嗎？這人極歡喜研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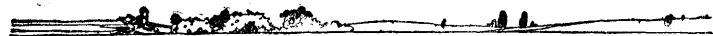
電影，一和他談講這件事起來，他就沒有完的。老七也是個愛電影的，所以他兩人很談得來。佩芳道：你說的是他呀。他是一定來的。因為他是密斯烏的好友，密斯烏知道，他一定會知道的。慧厂笑道：我以為異性朋友，有一個就夠了，要多了，那是很麻煩的。我很不主張老七有許多女友，只要一個人就夠了，佩芳故意問道：若是只要一個，應該要那一個呢？秀珠被他們調笑得不知怎樣是好，答言固然不妥，不答言也是不妥，玉芬看出這種情形來，笑道：不要拿人家開玩笑了。人家好好的來給你家人拜壽，你們拚命拿人家當笑話，這理說得過去嗎？說畢大家都哈哈大笑。秀珠笑道：外邊客來了，也不推個人去招待嗎？玉芬道：果然的，只管說笑，把正話倒扔開了。因對老媽子道：這是來會七爺的，由七爺招待罷。老媽聽說，到外面小客廳裏去見二位烏小姐時，正

好燕西派人來請，他就不說什麼了。兩個烏小姐，到了燕西屋子裏，只見燕西正指點幾個用人，在那裏搬運桂花盆景。烏二小姐隔着迴廊，早抬起雪白的胳膊，向空中一揚，笑道：「拜壽來了。請你上壽堂吧？我們好行禮呢。」燕西遠遠的點着頭道：「壽堂嗎？等我作七十歲整生日的時候再預備罷。」噯呀，大小姐也來了，勞步勞步，真是不敢當。烏二小姐笑道：「這樣說，我拜壽，那是不勞步，又敢當了。」燕西笑道：「我是向來不會說話的你，還見怪嗎？」烏二小姐道：「我是鬧着玩的，你可不要疑心。今天有多少客？大概够七爺一天忙的了。」燕西道：「就是極熟的人在一處談談，可以說是沒有客。」烏二小姐道：「那位冷小姐也來嗎？」他老老實實問着，燕西是不便怎樣否認，淡淡的答道：「他不知道，大概不會來。」烏大小姐問道：「那個冷小姐？就是你上次對我說的嗎？」七爺何妨請了來，讓我也



第二十九回

見一見呢？燕西道：別的事可以請，那有請人來拜壽呢？他這反問一句，才把烏家兩位小姐問的話搪塞過去。他兩人在燕西屋裏坐了一會，外面的男賓也陸陸續續來了。燕西請了兩位烏小姐到裏面去坐，自己到外面來陪客。來的男賓多半是少年，自然有一番熱鬧。一個壽星翁進進出出，燕西在今天，總算是快樂極了。



此  
页  
空  
白

第三十回 粉墨登場難爲賢伉儷 黃金論價欲組小家庭

到了下午五點鐘，大客廳裏，戲已開幕，男女來賓，分着左右兩邊坐看戲，燕西隨着衆人前後招待一切。鵬振故意在他面前過，和他丟個眼色。燕西會意，便跟着他一路到外面院裏來。鵬振一看沒有人，却笑着說道：花玉仙也來了，你知道嗎？也不知道你三嫂是曉得內幕還是怎的，他竟沒有點花玉仙的戲。你想，人家不來，還不要緊。人家來了，若是沒有他的戲，多麼掃面子？你能不能特點他一出，而且戲碼子是越後越好。燕西道：那樣辦，我可犯了重大的嫌疑。花玉仙是初次出來的人物，特點一出，戲碼子還要放在後面，那不是顯而易見的捧他嗎？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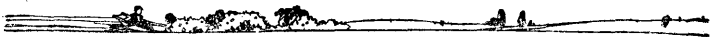
振道：人家的戲，可真不壞。燕西笑道：你說他好不成，要大家說他好才成呢。我不做這樣冒昧的事，弄得冒好大的嫌疑。鵬振道：這樣罷。你去託你三嫂得了。就說男賓裏有人介紹來的。這是人情，要給他一個面子的。燕西道：這樣說，也許成了，那人在那裏呢？鵬振道：你何必去見他。待會子上了台，你還見不着嗎？燕西笑道：我有什麼不知道？這時，他準在前面那個小書房裏。要去尋，沒有尋不着的。鵬振道：你去把戲說好了，我給你正式介紹，那還不成嗎？燕西也不便相逼，再回座時，見戲臺下自己家裏人都離了座，秋香在角門邊，却不住和他點頭，燕西也不知什麼事，便走了過去。只見這大廳後的過堂裏，堆滿了早菊和桂花，花中間，品字式，列下三棹酒席，家裏人都坐下了。燕西笑道：怎樣我主人翁還不知道，客都先坐下了。玉芬道：我們還正正經經，上壽吃酒嗎？





第三十回

餓了就吃得了。這會子從從容容的吃飽就得了，回頭就好聽戲。再說，你回頭要招待客，也沒有工夫和我們在一塊兒吃，這會子咱們來個賞名花，酌美酒，給你上壽，你看如何。燕西還沒說話，只見右邊席上，有兩個人和他點頭。燕西看時，一個是邱席珍小姐，一個是玉芬的妹妹，王朝霞。燕西笑道：二位也來了，我是不敢驚動。那王朝霞比梅麗還小一歲，和梅麗是好朋友，常到金家來玩，也跟着梅麗叫燕西七哥，因道：咱們家有堂會，老早的就請七哥去。七哥自己做生日，又有堂會，可瞞着我們呢。燕西笑道：這話問的倒是不錯。可是我這次唱戲是臨時動議的，一來是來不及下帖子，二來又不便通知你。要通知了，倒好像是和你討禮物似的了。王朝霞道：反正怎樣說，都是七哥有理。燕西笑道：我沒理，我沒理，罰我三大杯。邱席珍笑道：罰是不敢說。今天我們大家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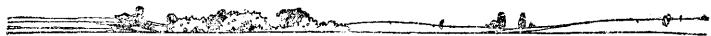
獻壽星公三杯罷。燕西笑道：那可受不了，而且不敢當，大家同乾一杯得了。燕西站着，舉了杯子，對大眾一請，是平輩都喝了。白秀珠見邱席珍一提議，燕西就好了，很不高興，正想俏皮兩句，這個時候恰碰在金銓高興頭上，他也來了。大家一見趕忙讓坐，金銓瞧見滿座兒女，白然歡喜。連女婿劉守華也在席上，却是獨少了一個三少爺。金銓便問道：阿三呢？那裏去了？倒偏是他忙。燕西生怕父親追出原由來，說道：家裏人都來吃飯了。一個招待的沒有，究竟不好。三哥是在招待客呢。我略坐一坐，就去換三哥來。玉芬笑道：這兒也是客，你也應該陪着呢。就由他去罷。金銓喝酒，四圍一望，見有許多花，說道：怪不得我在屋子裏外老遠的就聞到，一股濃香，屋子裏有這些個花呢。可是花太多了，把空氣也弄的太濃濁，轉覺不好，所以古人說，花香不在多。這是誰送的這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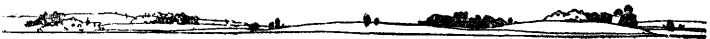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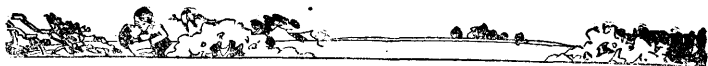
些花，雅倒是很雅致，可惜不內行。佩芳笑道：這是秋香他們給七爺上壽的，他們懂得什麼叫雅致呢？金銓摸着鬍子笑道：他們也送禮嗎？便回頭對燕西道：人家幾個錢，很不容易的，你倒受他們的壽禮。燕西道：我原是這樣說，可是他們已買着送來了，只好收了。金銓道：你收了別人的禮，還要請請人，你對他們的禮，就這樣乾受了嗎？燕西笑道：我原是給他們備一席酒，讓他們自己去吃去。金銓笑道：世界上的事就是這樣不平等，送花的人，倒沒有賞花飲酒的希望。我看這裏很有座位空着，也沒有外人，讓他們也坐上罷。小蘭正站在金太太後面聽了這話，臉先紅了。金太太笑道：你這番好意，算是抬舉他們，可是他們真要坐上來，那簡直是受罪了。金銓回頭一看，見秋香站在一邊，便指着本席上下方一張空椅子道：我不信，你就坐下來試試看。秋香聽說，低了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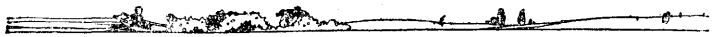
頭，臉都紅紫了。但不敢坐，反向後退了幾步。金銓笑道：我解放你們，你們倒不樂意嗎？說時，一見各棹子上的人，都只是對着互相微笑。金銓一想，自己一些女兒，不敢放浪，倒不要緊。這裏不有好幾位客，若讓他們也規規矩矩在這裏坐着，未免太煞風景，因笑着站起身來說道：你們樂罷，我聽戲去。因對他夫人笑道：這是他們少年人集會的地方，你也可以去。金太太道：你自己方便罷，他們是不會討厭我的。金銓在碟子裏拿了一個橘，一面剝，一面走着就離席了。金銓一去，大家果然歡笑起來，玉芬道：父親今天真是高興，連對秋香他們都客氣起來了。金太太道：是真的，這也不是常有的事，你們一棹飯，也就擺在這下面吃罷。吃完了，大家聽戲去。回頭大家都聽戲去了，他們又該着急了。秋香巴不得一聲，連忙就吩咐廚子開席。燕西笑道：在這樣百花叢裏不





第三十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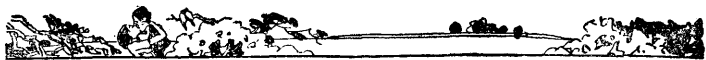
要太寂寞了。我們找個什麼事兒取樂罷。鶴蓀笑道：爸爸還沒有走遠哩，安靜一點罷。慧厂和他坐在一張棹子上，輕輕的笑道：你這話似乎很知大體，可是一推敲起來，你很有些藐視媽，鶴蓀面前，醬油碟子裏，還留着一塊香蕉餅，他使用筷子夾着，送到慧厂面前，笑道：這是你歡喜吃的，我拿這個行賄路，勞駕，你別從中挑眼了。劉守華正坐在金太太一張棹子上，遠遠看見，不由抿嘴一笑。却對金太太道：伯母，我看二哥二嫂感情很好。原來劉金二家是世交，所以不叫他岳母，而叫伯母。本來岳母兩個字，不見得不冠冕，可是少年人總極力去避諱。有親戚朋友關係，總是望那一方面叫去。甚至一點關係沒有，寧可叫聲你老人家，不叫岳母。當時金太太聽了，還沒答應，大家都注意到鶴蓀棹上來，慧厂是個極大方的人，在這大庭廣眾之中，露出這樣形跡，也臊得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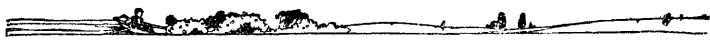
臉紅，鶴蓀對劉守華道：「什麼事又被你看見了，要你這樣當衆宣布？」劉守華道：「說你們感情好，這是好話，難道要說二哥二嫂感情不好，你倒聽着受用嗎？」憑伯母在這裏，咱們講講這個理，若是我說錯了，我認罰，二哥二嫂呢？」慧厂臉上紅暈，已經減退了。這才笑道：「我沒有說什麼，別扯拉到我頭上來。」金太太道：「本來少年夫妻要感情好才對。有了感情，然後才可以合作起來，做一番事業。說到這裏，我就要說鳳舉幾句，這裏雖有幾位客，也是像一家人一樣，我可不嫌家醜不可外傳，你爲什麼整個禮拜躲着不見佩芳呢？鳳舉被母親當面一質問，不好說什麼，佩芳却偏過頭去，不肯望着鳳舉。」翠姨笑道：「你瞧他夫妻倆，又在演電影了。這樣罷，我來勸個和罷。平常勸和，中人還得賠本，墊上一棹酒席。我這勸和，可討便宜，酒席都是現成的。」佩芳他和翠姨同席，見翠姨說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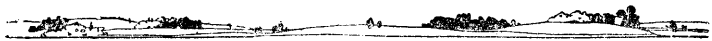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回

笑，便低低說道：不要鬧罷，有客在這兒呢。翠姨便對鳳舉道：大少爺，這兒來坐罷，我這兒還有一個位子空。鳳舉笑道：坐得好好兒的，要掉位子作什麼？翠姨道：你那棹人多，我這棹人少，勻一勻罷。說着，就和鳳舉棹子上梅麗一夾眼睛，意思是要他把鳳舉拖過來。鳳舉笑道：我吃饱了，也不用得挪位子了，我這就去聽戲去。話還沒說完，他已起身離開席了。金太太對於鳳舉此舉，很不以為然，對着他的後影，却搖了一搖頭。燕西怕爲了此事，弄得大家不歡而散，連忙對劉守華道：我們鬧幾拳罷。劉守華也知他的用意，便隔着席和燕西五兒六兒的嚷了起來，這事當下雖然牽扯了過去。可是佩芳以爲還有幾位生客在座，鳳舉閃開，簡直一點不顧全面子，心裏很是難過。席散之後，大家都去看戲，玉芬在前面走，燕西卻跟在後面，扯了一扯玉芬的衣服，玉芬回頭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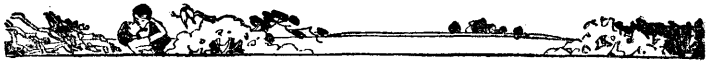




看，笑道：又是什麼事？這樣鬼鬼崇崇的。燕西笑道：有幾個朋友，介紹一個坤角來唱戲。三嫂能不能給他一個面子？特點他一出。玉芬道：真把我當一個戲提調嗎？叫他唱就是了，何必問我？燕西笑道：你說一句話，自然是不要緊。若是沒說這話，也不通知你，憑空就讓花玉仙唱上一出，可就有些不合適。玉芬道：什麼？這個人叫花玉仙嗎？燕西道：是不多久從南方來的。但是他北方還沒有露過，三嫂不至於認得他。玉芬道：我是不認得他。可是名字，我耳朵裏很熟，而且還在什麼地方看過他的像片子。燕西道：不能夠，決不能夠。玉芬笑着對燕西臉上一看，然後說道：你爲什麼就這樣的肯定說着？我倒有好些疑了。憑這樣一說，這裏面也許有什麼毛病。燕西道：我就知道三嫂的話，不容易說不是？用心說話，你是要疑心，不用心說話，你也是要疑心。玉芬道：你自己藏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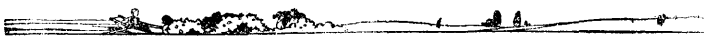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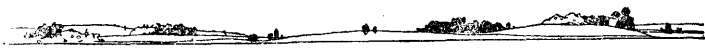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回

露尾，還說我疑心。燕西笑道：是了，也許他的像片，登在什麼雜誌上，讓你瞧見了。玉芬道：看見不看見，倒沒有什麼關係，我不過白問一聲，不干涉你們什麼混帳事。我問你，這孩子有什麼拿手戲？我倒要瞧瞧。燕西道：唱的倒還不錯，你願意聽，就是玉堂春罷。不過要給個面子，戲碼得望後挪。玉芬道：我給你全權，願意把他的戲碼兒放在那兒，就放在那兒，這還不成嗎？燕西笑道：感謝感謝，我回頭請人告訴他，叫他多賣些氣力罷。說畢，笑嘻嘻的就走了。他不說這話，玉芬倒帶過去了。他一聽說，能叫花玉仙格外賣力，這想必是熟人，因此復又狐疑起來。故意坐着聽了一會兒戲，然後繞着道兒到後台來。玉芬只微微推了一點兒門縫，向裏張望，只見裏面那些坤伶除了花臉外，其餘的，都把胭脂擦得滿面通紅。尚有三四個華服少年正在找着坤伶說笑。另外一羣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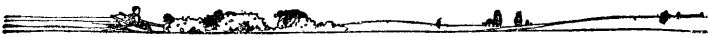
坤伶，又圍着鳳舉鶴蓀說話。大爺長，二爺短，鬧個不了。可是仔細看，不見鵬振。玉芬心裏很奇怪，這種地方，何以他並不來？既然有男子在這兒，自己也不便進去，便轉身回來，依舊到前面聽戲去，直等到花玉仙快上場，鵬振才入座聽戲。玉芬遙遙的對他望了幾眼，鵬振却只是微笑。鵬振因玉芬向這邊望得厲害，不敢叫好，也不敢鼓掌，花玉仙的玉堂春演完，已經到晚上一點鐘了，又演了兩齣戲，戲就完了，所有男客都已散去，玉芬一想，這就該上台扮戲了。一看在場的人，除了自己家裏人，還有些親戚未散，這一下貿然上台，和這些人歌舞相見，自然是出人意外。因此忽然之間，說不出有一種什麼奇異的感覺，好好的又害臊起來，心裏一怯，把從前打賭那股勇氣完全減退了。就在這時，趁人還不大注意，悄悄的，就向自己房裏去。心想一走進房，把房門一關，





第十三回

憑你怎樣叫，我總不開門，你也沒有我的法子了。一個人正在這裏默想着，忽然從電光暗處，伸出一隻手來，一把將玉芬的衣服拉住。玉芬出於不備，啣了一聲，回頭看時，却是秀珠。玉芬拍着胸道：你這小東西，真把我嚇着了。秀珠笑道：我就留心你了，怕你要逃跑呢，果然被我的陰陽八卦算準了。你要跑是不成，得演戲給我看。要不然，我嚷起來，許多人來看着，你可沒有面子。玉芬笑道：在你們面前，我是吹得過的，我跑什麼，我是要屋子裏去拿東西呢。秀珠道：你拿什麼，可以說出來，叫人給你拿去。玉芬道：我要開箱子呢。秀珠道：別胡說，這個時候，都大半夜了，還開箱子拿什麼。一面說着，一面拖着了玉芬就走。玉芬要跑也跑不了。笑道：你別拉拉扯扯，我去就是了。正說時，慧廠梅麗引着一大羣人，追了上來。秀珠笑道：救兵快來罷，他要跑了。大家不容分說，便簇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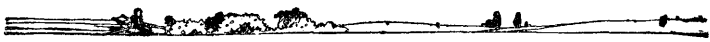
擁着玉芬到前面來。走到台後，鵬振先在那裏洗臉預備扮戲了。便笑道：好漢，你別臨陣脫逃呀。玉芬笑道：我脫什麼逃，這就讓你諒着了嗎？說畢，借着這股子勁，便問道：東西預備好了沒有？鵬振道：全預備好了，你先去梳頭罷。大家見玉芬要扮戲了，早是轟的一聲。玉芬笑道：別起鬨，客還沒有走盡，把客嚷回來了，我可是不上場的。大家惟恐玉芬不演戲，於是他怎麼說怎麼樣好。便靜悄悄走了開去。鵬振扮戲在先，衣服早穿好了，手上把一掛鬍子拿着，口裏啣着煙捲，在後台踱來踱去。一會兒工夫繞到玉芬身後來幾回，玉芬梳頭之後，片子已經貼好，正對鏡子戴首飾呢，玉芬對鏡裏笑道：你過去，我不要在這一兒。鵬振笑道：王老板，我是不大行，咱們先對一對詞罷。玉芬笑道：過去罷。滾瓜熟的武家坡，都要對詞，還票個什麼戲？鵬振道：我是爲謹慎一點起見，你





第三十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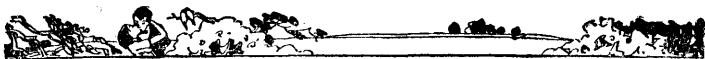
不對也好，回頭忘詞兒，碰詞兒，三條腿，一順邊……玉芬回轉頭來，連搖手道：得了得了，不用提了，你說的那一套行話，我全懂的，若是這一點兒不行，我也不上台了。論起來，我這票友的資格，也許比你還老呢。鵬振道：好！那就是。於是坐在上場門，靜靜等候。玉芬穿上了衣服，場面已經打上，鵬振因為看玉芬看出了神，外面胡琴，拉上了倒板，拖的挺長，玉芬躲脚道：哎呀，快唱呀。鵬振聽說，連忙帶上口面，也不抓住門簾子了，就這樣糊裏糊塗的唱了一句一馬離了西涼界。鵬振定了一定神，這才走出台去。他們兄弟姊妹見着，倒也罷了。惟有這些男女僕人，都當着奇新聞，笑嘻嘻的看着。鵬振掀簾走出台來唱完了，又說了幾句白。玉芬在台裏只唱了一句倒板，聽戲的人早轟天轟地的一陣鼓掌，表示歡迎。簾子一掀，玉芬一個搶步出台，電燈又一亮，一陣光彩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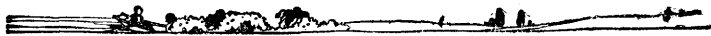
奪人。金太太也是高興起來了。他坐在台口上，先看鵬振出台，他已樂不可支。這時趕緊戴上老光眼睛，便對身邊二姨太太笑道：這小倆口兒，真是一對怪物。你瞧玉芬這孩子，穿起戲裝來更俊了。我想當年真有一個王寶釧，也不過這樣子漂亮吧？玉芬在台上，眼睛一溜，早見台下人都眼眯眯地笑着，他就不敢向台下瞧。玉芬唱完了這一段，便跪在台上，作挖菜之狀，這又該薛平貴唱了。鵬振他是有心開玩笑，把轍改了。他唱的是：這大嫂傳話太遲鈍，武家坡前站得我兩腿疼，下得坡來用目看定，見一個大嫂跪在地埃塵，前面好像他們的王三姐，後面好像我的妻王玉芬……他只唱到這裏，台上的人，已經笑成了一片。原來燕西和梅麗，有時候叫玉芬也叫三姐。現在鵬振只一改轍，正是合巧，大家怎樣不笑？玉芬出台，原已忍不住笑，這時鵬振一開玩笑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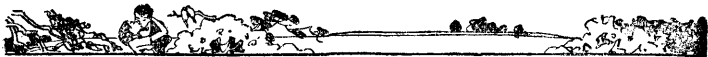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回

他極力的把牙齒咬着舌尖，不讓笑出來。好不容易忍住了。那邊鵬振已道過了大嫂前來見禮。玉芬想着，趕忙站起來，一時心慌，把有禮相還，軍爺莫非迷失路途，幾句話忘了。鵬振見他站着發楞，便悄悄的告訴了他，玉芬這才恍然，趕緊望下念，可是台下的人又轟然笑起來。後來鵬振說到我若有心還不失落你的書信囉。照例是要拍王寶釧一下的。鵬振在這個時候，在玉芬肩上真拍了一下。玉芬嫌他開玩笑，他那一拂袖，也使勁一摔。偏是袖子上的水鑽，掛住了鬍子，這一下，把鬍子向下一扯，扯過了下嘴唇，露出鵬振的嘴來。鳳舉也在台面前坐着，對他母親笑道：真胡鬧，該打。這一下笑聲又起來了。台上兩人，一頓亂扯，才把衫袖和鬍子扯開，要唱什麼，都想不起來，對站着發楞。玉芬急着把話也說出來了。說道：我不幹了，我不幹了。說着轉身就下場去。這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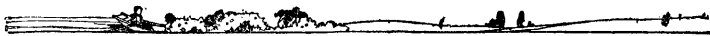
來，笑得大家前仰後合，金太太取下老光眼鏡子，笑着掏出手絹去擦眼淚。那台上的鵬振，見玉芬向台後跑，舞着手上的馬鞭，就追了來，牽着他的衣服，笑道：沒完沒完，不能走不能走。這時不但玉芬不知身在何所，就是場面上的人也笑得東倒西歪，鑼鼓絃索，一概是不成調了。越是這樣，台下人越是起鬨。梅麗笑得抓着王朝霞，只把脚蹠地。兩個人你靠着我，我靠着你，揪成一團。佩芳伏在椅背上，只笑得雙肩聳動不住的叫哎喲。鶴蓀坐在一邊劈拍拍鼓起掌來。這時台上下亂極了，無論是誰，也沒有人能維持秩序。金太太把老光眼鏡收將起來，指着台上笑道：不要鬧罷，還有客呢。說着他先起身走了。家裏的人都散開。燕西兒還有許多賓客未走，便笑着走出來，請大家到後面小客廳裏去休息。鳳舉跟在金太太後面，悄悄的走出來。金太太一面走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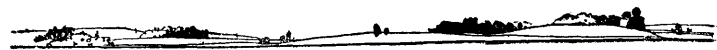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回

一路笑着道：梅麗先是老要看滑稽戲，我瞧這一台滑稽戲，比什麼戲還有趣味。這都是鵬振鬧的，唱得好好兒的，他忽然開起玩笑來。金太太一個人只管說，忽然聽得後面撲嗤一笑。金太太回頭看時，却是梅麗跟在後面，鳳舉早不知道那裏去了。梅麗笑道：我總不言語，看你一個人說到什麼時候爲止？金太太道：他又溜走了嗎？梅麗道：剛剛出大廳門，他就走了。我本想問他那裏去的，他對我只搖手，我還說什麼呢？金太太聽說，也只搖了一搖頭。回到屋裏，便叫老媽到門房裏去問，大爺走了沒有？老媽子剛到大門口，鳳舉是剛吩咐門房開大門，也沒有開汽車出門，就這樣走了。原來這時候，鳳舉和晚香的感情，更加上了幾倍的熱烈。已經在綠槐飯店，包了兩個房間，另築香巢。鳳舉嫌坐着汽車來往，汽車夫知道內幕，家裏下人很多，他們彼此一傳說起來，事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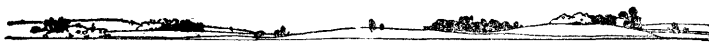
情就不祕密。所以他每日由家裏到綠槐飯店去，都是臨時在街上雇車。這天晚上因爲夜深了，就想不去了，偷偷到外面客廳裏去，打了一個電話給晚香，說是今天晚上，打算不來了。晚香接着電話說，那不成，我還等着你呢。鳳舉道太晚了，街上怕雇不到車。晚香道：不能夠，走上大街，半夜裏都有車雇，就是雇不到車，走來也不要緊。反正你一個人走道，街上的巡警，也不能帶你去。你來吧，我在這兒用火酒爐子，熬稀飯給你喝哩。鳳舉一想，我若不去，他也許要等到天亮，便答應了去，當時掛上了電話，便叫門房開了大門出去。老媽子追來，在後面只叫大爺，鳳舉却當着沒有聽見，一直走出大門去了。走了一大截路，遇着街上的夜不收車子，也不講價錢，就叫住了坐上去，便對車夫道：快拉，我多給你幾個錢。車夫道：先生，你要上那兒？你叫我快拉，叫我拉上那兒



去呢？鳳舉一想自己胡着急，對人也沒說上那兒，怎樣就叫快拉呢？這才笑着告訴他，是到綠槐飯店。車夫貪了錢多，拚命的跑，還是三步一顛，兩步一擻，鳳舉坐在上面，着急非凡，渾身不得勁。比拉車的還受累，拉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方才拉到。飯店門燈一亮，原來車夫是個老頭子。鳳舉一肚子好氣，本來要罵車夫幾句。一看他蒼白的鬍子，粘着一片鼻涕，那汗在腦袋上，還是不住的向下落，看這樣的情形，實在無可說了，扔了兩角錢給他，便進飯店去了。他因為要看晚香作什麼呢，先且別忙敲門，將門試着推了一推，門還沒有鎖好，是虛掩的，因推着門，緩緩走了進去，只見晚香靠在大沙發椅上坐了，面向着棹子，棹子上的火酒爐子，一叢綠火，正呼呼的向上，火上坐着一口白鐵小鍋，果然在熬稀飯呢。看晚香時，雙眸微閉，又略微有一點鼻息之聲，於是在晚香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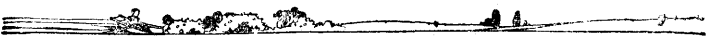
下鈕扣上，取下他的一方小綢手絹，在那鼻子尖上，微微拂了兩下，晚香用手搓着鼻子，睜眼醒了過來。一見鳳舉站在面前，不由得伸了一個懶腰，笑着站起來道：走進來了，也不言語一聲，嚇了我一跳。鳳舉道：你還說呢。坐在這裏就睡着了。爐子裏火是這樣大，稀飯一熬乾，燒了房，我看你也不會知道。晚香也道：你還說呢，讓人家一等二等，等到這個時候。虧你打電話，還說不來。鳳舉道：你設身處地給我想一想，這樣的深夜，一個人在街上跑，願意嗎？晚香道：夜深了不好走，你爲什麼不早些來？鳳舉道：一家人都沒有散，我怎麼好早走呢？晚香把嘴一撇道：一家人什麼關係，你不過怕一個人罷了。十二點鐘，我媽就走了，一個人坐在這兒，寂寞死了。歸裏包堆，只有兩間屋子，又不好雇老媽子，你不來我媽一去，就剩我一個孤鬼。鳳舉笑道：那也難怪我，只怪你母親





第十三回

的話不好說，若是你母親不鬧撇扭，我就早賃屋子住了。晚香道：他提的條件，也不算重，你爲什麼不回答一個字？鳳舉道：別的都罷了，只有跟着你去的這件事，我不能答應。他果然是你生身之母，我不能說那話，一定要做債主子罷了，我怎樣能長和他來往呢？晚香這時把火酒爐子息了，在棹子抽屜裏，找出自備的碗筷，盛了稀飯放在棹上。又把棹子裏的四碟小菜取來。一碟子糖醋拌鹹雪裏紅，一碟海蝦肉拌芹菜，一碟乾桃仁，一碟子生四川泡菜，上面還鋪着幾絲紅椒。鳳舉笑道：很乾淨，怎麼全是素菜呢？晚香道：你不是在家裏吃了魚翅燕窩來，滿肚子油膩，還要吃葷不成？你要知道吃了重葷之後，吃素菜才是有味的呢。況且這稀飯裏面，又有火腿釘兒，還要怎樣葷呢？鳳舉笑道：你會辦事，將來娶回去了，一定也會當家。但是我姓金的，未必有這個福





分。晚香把嘴一撇道：幹嗎損人啦？我現在是晝夜伺候大爺，要不要，就在你一句話哩。鳳舉笑了一笑，且坐下吃稀飯。晚香隔着棹子，和鳳舉對面坐下，却只喝了一口稀飯，慢慢的夾桃仁吃。鳳舉道：你想想，我剛才所說的話錯不錯？晚香道：你不說這話，我也不敢提，免得你說我灌你的迷湯，他背地早就說我們是一條心了。鳳舉笑道：這話是真嗎？那就更好辦了。只要你肯和我合作，要對付他，那還不是很容易的事嗎？我和你說老實話，若是把他扔開，你看要花多少錢呢？說時，把一碗稀飯，正吃完了。晚香站起來，把自己的碗一舉道：我不要吃許多，分給你罷。於是鳳舉將空碗伸過來，晚香將筷子撥着稀飯，分了一大半給鳳舉，鳳舉正扶起筷子要吃，晚香笑道：我該打，忘了神了，怎樣把殘了的稀飯分給大爺呢？你倒過來罷，我給你盛去。鳳舉用筷子頭點着他





回 十 三 第

笑道：你這東西矯情。晚香道：怎樣矯情啦？你不嫌髒嗎？鳳舉道：咱們不說這個，你還是答覆我那一句話罷，他要多少錢？就能和咱們脫離關係。晚香道：我這話可難說，說多了，好像我給他說話，說少了，可真辦不到。鳳舉點着頭笑道：先別聽底下的文章，這一個帽子就不錯。晚香道：你瞧，你先就疑惑我不是？我還沒說，你就不大相信了。鳳舉道：不是我不相信，本來你開口就是活動的話呢。你別管多少，你就照着你心眼裏要說着的數目說了出來，讓我斟酌斟酌。晚香笑道：我心眼裏的話嗎？我想……你至少得給三千塊錢。鳳舉把舌頭一伸道：要這些個嗎？你給我算算，他前前後後，用我多少了？再加上三千，還要賃房買傢具，給你添衣服，恐怕一萬過頭了。晚香笑道：你還在乎？本來就是公子，而且自己又是官，花個一萬兩萬討個人，那很不算什麼。鳳舉笑道：你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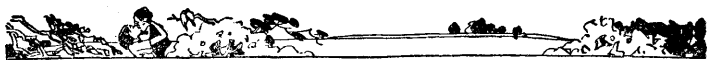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得我那樣有錢。我要是討上三個四個，不要花四萬五萬嗎？那還了得？晚香眼睛一溜道：怎麼着？你還以為不足嗎？鳳舉笑道：女子的心理，我不知道，若是就男子的心理而言，我以為男子沒有心足的。晚香笑道：虧你說出這種無情的話。這樣說，做女子的還肯相信男子嗎？鳳舉笑道：男子都是靠不住的。我可先說明了，連我也在內，你得留神。晚香道：夜深了，別瞎說了，睡罷，要不，明天又該爬不起來了。說着，眯着眼睛向鳳舉一笑。在這樣一笑之間，鳳舉也就受了催眠術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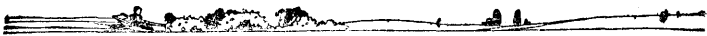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第三十一回 藕斷絲連揮金營外室 夜闌人靜倚枕泣空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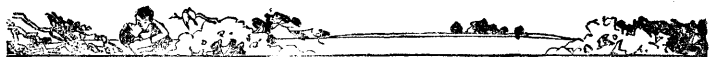
次日醒來，那李大娘早已坐在屋子裏，給晚香梳頭。鳳舉便道：現在都剪髮，我看晚香也可以把頭髮剪了。你的意思怎樣？李大娘笑道：他現在是大爺的人，大爺要怎樣辦就怎樣辦，問我作什麼？鳳舉笑道：算我的人，不見得吧？李大娘道：怎樣不算大爺的人呢？事到如今，難道我還把他接回去嗎？就是大爺肯放手，他也不願意。我長了這麼大歲數，我還有什麼不明白。我說，大爺你騰出一兩天工夫來，把房子賃好，早一天安頓了家，早一天人是舒服的。這樣住在飯店裏，像沒廟的佛爺一樣，也受不到一爐好香火，總不是個規矩。我和小姑娘呢，雖當着自己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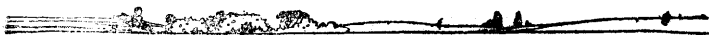
的女兒看待，究竟是兩姓。別說大爺賃了公館，不能讓我去，就是讓我去，我住在你府上，這又算什麼？就是小姑娘稱呼我，也有些不便。鳳舉笑道：你這話說得前後週倒，我心眼裏要說的話，你都全猜着了。你早不說出來，早要說出來，倒省得我牽腸掛肚，老存着一番心事。說着對晚香笑道：得！今天下午沒事，咱們就看房子去。今天看好了房子，明天就可以搬。復又回過頭去，對李大娘道：今天晚上我請你吃飯，算是謝謝你。李大娘一肚子裏話，只說了一個大帽子，打算慢慢談入正題。不料正經話還沒說出，鳳舉攔頭一棍就把自己的話打斷着，將問題揭了過去。這樣一來，自己的話，倒是不大好說。這時，已給晚香把頭梳起，洗了一把手，又取了一根煙捲，坐在沙發上慢慢的抽着。先噴了一口煙出來，然後對鳳舉笑道：大爺請我，我就不敢當，不過我還有幾句，要





第三十回

和大爺商量商量。鳳舉也躺在對面沙發榻上，支着兩腳抖文，却笑道：有什麼話，你就請說罷。最好是痛痛快快說，一點也不要客氣。李大娘道：我說話向來就痛快，大爺當然也知道。事到如今，我要說的話，總要說出來，也不是客氣能結了的事。現在小姑娘，已經是大爺的人了。我從前過日子，就仗他，現在呢，我是沒有指望了。這碗飯，現在不容易吃了。我也不願意幹了，十天半月，我就打算離京回家去。不過這幾年來，事情混得不大好，虧空六七千塊錢。我是有一句說一句，難得大爺這幾個月給小姑娘捧場，零零碎碎，也就把債還了一千多。現在在外面所借的錢，少說一點，恐怕還在四千以上。鳳舉聽到這裏，知道他所說的數目雖然這樣，實在要的錢，和晚香說的，正差不多，先且不作聲，看他說些什麼，李大娘接上說道：別的呢，我也不敢要求，只有求求大爺，把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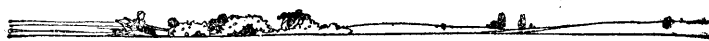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債給料理完了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鳳舉道：聽你說這個話，你是不是要四千塊錢呢？李大娘道：叻！我怎敢要那些個錢啦？不過小姑娘已經跟了大爺，望大爺看在小姑娘面子上，給我幫一個忙罷。鳳舉笑道：我雖然是個大爺，可是窮大爺。這時候要我拿出那些個錢，我可拿不出，讓我籌畫籌畫罷。李大娘道：你就別客氣了。要是大爺都拿不出錢，別一個大爺連大爺兩個字，都不能夠說了。鳳舉笑道：我並不是客氣，這不是一個兩個錢，豈能說拿出來，就拿出來。李大娘道：聽大爺的便罷。那能一定要大爺馬上拿出來呢？鳳舉和李大娘大動唇舌，晚香端一個茶杯，坐在一邊，只管低了頭，一口一口的喝，聽他們說話不敢作聲。他兩個人的談判完了，晚香也不便插嘴，屋子裏反而靜悄悄的，停了半晌，李大娘咳嗽兩聲，笑道：大爺，今天共和戲園裏戲不壞，聽戲去





第三十一回

嗎？鳳舉道：昨天晚上鬧了一夜，還沒有睡足，今天晚上要休息了。說時，便找帽子戴上，馬上就要走，晚香還是靜靜坐着，一句不言語。直到鳳舉走了，李大娘才說道：哼！倒會裝儂。就這樣模模糊糊可以讓你把人帶走嗎？四千塊錢我還是少說，你要少給一個子兒，我也不能答應。說時，板着面孔，白裏帶青，凶狠狠的。晚香看見這個樣子，越發不敢作聲。李大娘道：他和你說什麼來着沒有？晚香輕輕的答道：他沒有說什麼。李大娘道：他正要把你帶起走哩，那能夠不說什麼。現在你和他是一條道兒了，他說了什麼，你那裏又肯告訴我。晚香道：你不是老早告訴了我，叫我別理會從良這一句話嗎？所以他提到這一句話，我總不言語。他見我不說話，也就不提了。李大娘道：呸！你還打算花言巧語，冤老娘呢。他有錢，又有勢，而且年紀又不大，你還不是千肯萬肯，願意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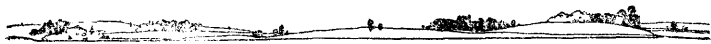


他嗎？我看他這樣愛理不理的樣子，就是你告訴他的主意。你要想便便宜就這樣跟了姓金的，那可不能，慢說他是總理的大少爺，就是總統的大少爺，我也不含糊。晚香本沒有和鳳舉說什麼。李大娘現在一口咬定他和鳳舉是一條心，有些冤枉他，就不由得擠出一句公道話來。便道：怎麼樣？人家化的錢少嗎！人家沒有招呼我以前，咱們是怎麼樣？招呼我以後，咱們又是怎麼樣？這兩句話，給鳳舉幫忙幫大了，氣得李大娘七竅生煙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走過來對晚香就是一巴掌。晚香冷不防，打得紅了半邊臉，臉剛一避過去，李大娘劈拍兩下，又在脊梁上搥將下來。晚香接連挨了幾下打，忍不住眼淚，便伏在沙發上大哭起來。李大娘道：你哭嗎？我也要知道我的厲害。我再好說話，你還簡直要向我頭上爬呢。從今日起，我要守着你，看你可跳得出我的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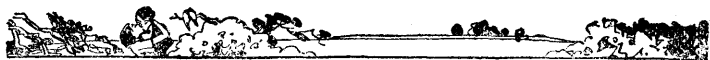
掌心？晚香怨氣冲天，那裏說得出所以然來，哭了一頓，便倒在床上睡了。由正午一直睡到天快黑了，也不曾起床。身上穿的一件藍綢小夾襖，已經縐得不像個樣子。一個一字如意髻，也蓬蓬的一直要垂到脊梁上來，隨便李大娘說什麼，晚香總不理會，後來快要吃晚飯了，李大娘生怕鳳舉撞了回來，若是見了這種樣子，老大不方便，只得說道：好孩子，你要體諒我，不要有了好處，就把我忘了。你雖不是我生的，這幾年以來，我是怎麼樣看待你，自己養的女兒，也不能待得這樣好吧？我費了一番心血，爲着什麼？不過指望你紅了起來，我下半輩子，也有個靠身，不料你一紅起來，就遇到了金大爺。這樣一來，你是要享福了，我白白操了幾年的心，都是和你出了力，我一點好處也沒有得着，你看我是多冤？再說我和你在一塊五六年，現在你說一聲走，馬上就要離



開我，叫我心裏怎樣不難過？說到這裏，聲音就哽咽着。只管朝痰盂子裏擽清鼻涕，兩行眼淚，也就撲撲簌簌的落將下來，掏出手絹兒揩了一會子眼淚，說道：好孩子，你就這樣硬的心腸，丟了我去享福嗎？這是你的出頭之日，我原不敢攔阻你，但是，你也要念念我幾年待你的情分，幫我一點忙才好。反正只這一回了，不是？李大娘帶哭帶說，說的件件有理。女子的心，是容易感動的，晚香一陣心酸，反倒和他陪了幾點淚。李大娘見晚香的心事，有些轉動了，於是走上前，好姑娘，好孩子，亂叫一頓，又輕輕拍着他的脊領道：得了，起來罷，上午是我性子急了一點，失手打了你一下，你還記在心裏嗎？好孩子，你別讓我爲難了。你乾熬着大半天，也沒吃什麼，叫茶房去下一碗麵條兒來吃罷。說時，拉着晚香的胳膊，可就把他拉起來了。晚香也不好意思怎樣拒絕，一面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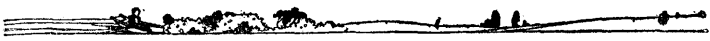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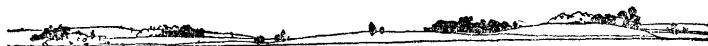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一回

起半截身子，一面理着鬢髮向耳朵後扶去，聽說李大娘要下麵條兒給他吃，便搖着頭輕輕的說了一聲，我不吃什麼。李大娘道：你這孩子，還生氣嗎？總得吃一點。晚香道：要不，就弄稀飯吃罷。李大娘道：那也好，回頭等金大爺回來了，一塊兒吃飯罷。頭髮亂了，我給你重梳一梳，好嗎？晚香道：這都晚上了，還梳個什麼頭？李大娘道：一刻兒不梳，一刻兒就不好過，回頭大爺回來了，要帶你去看電影兒，聽個戲兒，臨時抱佛腳，你又得着急了。也不由晚香作聲，給他把頭髮折散，復重新梳好。另外又給他找了一件衣裳換了。可是這天晚上，到了十二點鐘，鳳舉還沒有來。平常鳳舉不來，是要先照應一聲的。今天既沒有說明，而且去的時候，又有負氣的樣子，今天晚上，恐怕不能來了。平常到了晚上十點鐘，李大娘就要走的。今天既然不知鳳舉來不來，走了只剩晚香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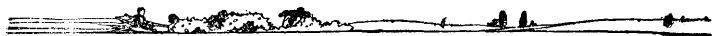
一個人，有些不放心，半天的工夫，大家也沒有作聲，李大娘道：自從搬到這裏以後，金大爺從沒有一晚上不來，今天怎麼一回事，難道爲了我和他要錢，就一賭氣不來嗎？我們的事情，麻煩着呢？不能就這樣算了。小姑娘，你打一個電話到他家去問問看，他回家沒有？晚香道：他家好幾個電話呢，我向那裏打？李大娘道：你就打他家普通用的那個電話得了，還要你打到他上房裏去不成？晚香道：我不打罷，打了電話他越拿勁兒，不肯來了。李大娘道：這事就是這樣辦，他緊一點兒，我們就鬆一點兒。他鬆一點兒，我們就緊一點兒。若是老是和他鬧着彀扭，那就散了，還說什麼呢？晚香道：還是你打罷，我怕說不好。李大娘道：孩子，我要是你那個年歲，我也自己會打電話了，還會要你說呢。你就去打電話罷，我等着他的回話，才好走呢。李大娘一再的催促，晚香只得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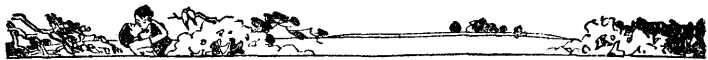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十一回

了棹上的分機打去，那邊接着電話，少不得問是那兒，晚香一時大意，說了一句槐陰飯店，那邊就說大爺沒回來。晚香問道：知道在什麼地方嗎？那邊又說說不上。晚香放下話機，李大娘道：不是我說你，你簡直是一點兒事也不懂，你打電話給他，爲什麼告訴你是槐陰飯店？他要是肯接你的電話，他老早就打電話來了。你該瞎說一個地方才對呢。晚香道：我說那兒好呢？說了的地方，他不知道，還不是要問個清楚明白嗎？李大娘道：我不和你說了。這個樣子，今晚晌他大概也不會來，我不走了，明天再說罷。從這天起，鳳舉老是躲避着，既然不到飯店裏來，也不接他們的電話。到了第四天頭上，李大娘沒有辦法，就大着胆子打了電話，到鳳舉衙門裏來，因告訴接電話的茶房，說是有個姓李的朋友，病得很厲害，務必請金大爺過來說幾句話。茶房少不得要問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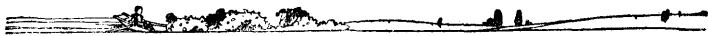


那裏姓李的，李大娘却說只要提姓李的他就知道，鳳舉先是回絕下了衙門了。無如過了一點鐘，李大娘又打了電話來，還是那一套話，對茶房又是千勞駕萬勞駕，務必請他回一聲兒。茶房却情不過，就對鳳舉道：那位李先生，大概真病了，他的太太在電話裏直央告，您就去接一接電話罷。鳳舉明知是李大娘搗的鬼，只得前去接着電話。李大娘一聽是鳳舉的口音，便道：嚟呀！大爺，你真很心哪，咱們就這樣惱了嗎？無論怎樣對大爺不住，小姑娘現在睡在床上，兩天沒有吃東西了，您總得念點舊情，來看一看他。鳳舉連道：好罷，好罷，回頭我來看他，有什麼話我們見面再說罷。說畢，就掛上電話，不讓他再說了。鳳舉心裏原只恨着李大娘，對於晚香，並沒有什麼不滿，現在聽說晚香病了，無論是真是假，總得去看看才放心，不然，晚香也會發生誤會，以爲自己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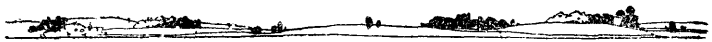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一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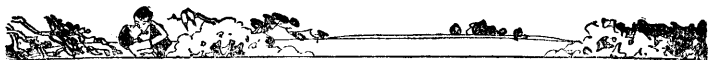
去，是專門對他而發呢，因之，當日下了衙門，就到槐陰飯店裏去，晚香住的樓房，正有一個窗戶下臨着街上，他在窗戶裏，就見鳳舉坐一輛小敞篷汽車來了。鳳舉走上樓，悄悄推門而進，屋子裏寂無人聲，仔細看時，李大娘坐在一邊抽煙捲。床上紗帳子都放下來了，牀前放着晚香兩隻鞋，疊在一處，好像睡得很匆忙，倒上床去亂脫下鞋來似的，因為鞋尖還向着裏呢。李大娘猛然抬頭，很驚訝的樣子，笑道：好呀！大爺來了，這真是稀客了。說時，走上前接了鳳舉的帽子，掛上衣架，一面對床一呶嘴道：睡着不多大一會兒，剛才還問大爺幾時能來呢？便叫道：小姑娘，大爺來了。晚香未曾答應，鳳舉走上前，先掀開帳子向裏一看，只見晚香衣服也未曾脫，側着身子向裏，扯了半截薄被，蓋着大半截身子，一條光亮的辮子，繞在枕畔。鳳舉笑道：真會睡覺，睡得頭髮一根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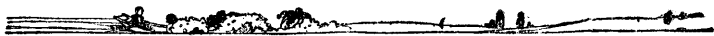
都沒有亂。晚香並不作聲，好像是睡着了。鳳舉揭開被，用手扯着他的胳膊道：醒醒罷。晚香還是不作聲。鳳舉道：你醒不醒？不醒我就要咯吱你了。說着，伸手就向脅下掏了過來。晚香身上一觸着手指尖，身子就是一扭，用手一撥道：誰？別鬧。鳳舉道：你說，還有誰呢？晚香且不說話，扯了被，又把身子蓋上。鳳舉道：好！你不理我，我還是走。說畢，就回轉身來。晚香將被一掀，突然坐了起來，抓着鳳舉的衫袖笑道：你走！飛也飛不了。鳳舉笑道：那爲什麼不理我哩？晚香道：大爺好幾天都不來，倒說別人不理大爺呢。鳳舉道：哦！剛才你裝睡，就是要報復我嗎？晚香道：人家這一會子沒有理你，你就曉得找急。你好幾天不理人家，那應該怎樣辦呢？我問你，發了什麼瘋？爲什麼這幾天不來。鳳舉笑道：我也有我的事，非得天天來不可嗎？晚香道：你有事不能來，那也不怪你。爲什麼電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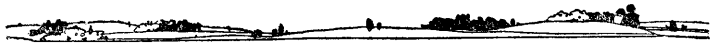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一回

話也不接呢？鳳舉道：你什麼時候打電話給了我，我並不知道。晚香一隻手拉着他，一面用手拔鞋，站了起來。笑道：你還矯情，你這人的心肝五臟，我全看出來了。鳳舉笑道：說話就說話，拉着我作什麼？晚香笑道：爲什麼不拉着你，不拉着你你又要跑了。李大娘笑道：別鬧罷。大爺剛在衙門裏出來，讓他休息一會兒罷。晚香放了手，鳳舉在沙發椅上躺着。晚香跟着過來，也坐在他一處。李大娘借着原故，就走開了。這一下子，二人就像開了話匣子一般，說了一個牽連不斷。這晚上，李大娘格外去得早，到了九點鐘，就和鳳舉說今晚上有事，要早一點走，明天會罷。李大娘走後，晚香就埋怨鳳舉狠心，說是自己沒有得罪他，爲什麼不來？後來又提到李大娘生氣，自己挨打的事，伏在鳳舉身上痛哭。鳳舉道：我並不是對你有什麼不滿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就恨他，要錢要得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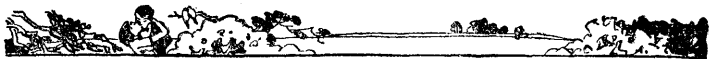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厲害了。我是歇了幾天不來，看他怎麼樣？晚香道：你歇了幾天不來，他要什麼緊？可是我不知道你什麼心事，這裏還要受他的氣。你那是和他爲難，簡直是和我爲難了。你最好的辦法，給他幾個錢，把他扔開就好了。鳳舉道：他要千兒八百的，我還有個商量，他要我許多錢，怎樣能答應他。說時，笑着拍了晚香肩膀道：你不要傻。你現在和我在一處的日子長，還幫着他要錢作什麼？要了去，他又不給你一百八十，與其讓我現在多花錢，何不把這錢留着，將來好讓你去花呢。這一句話倒提醒了晚香。他笑道：我幾時幫着他要錢呢？將來你的錢，就是我的錢，我還願意你多花嗎？鳳舉笑道：你既然不願我多花，你也知道我這幾天，是和他鬧彆扭，爲什麼我來的時候，你生我的氣？晚香道：咳！你這人說是聰明，又實在是傻瓜。你想，我當着他的面不這樣做法，他越發的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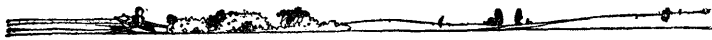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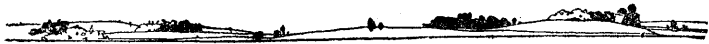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一回

疑心了。這一點，你還有什麼不明白？等他不疑心我了，你就好去專門對付他，我又不是他的什麼人，賣了身子，掙錢給他用，還要挨揍，我還會幫他嗎？你這樣想想，就自然明白了。鳳舉聽了他的話，倒也相信，二人更顯着親密，就把將來成家的事，商量一晚，從此以後，晚香也果然暗袒着鳳舉，不是怎樣對鳳舉拿勁兒。吃窩子飯的人，人情鍊達，什麼事看不出來，李大娘知道晚香貪慕鳳舉的富貴榮華，心思已定，是挽回不來的，只得依着勢子轉圜，將晚香的身價，緩緩減少，一直減到兩千塊錢，鳳舉也知道，無可再減了，就照數給了他，托人在東城各胡同找了兩天，找到一幢西式小樓房。房子雖不大，倒是整齊美麗，電燈電話自來水浴室車房樣樣俱全。鳳舉又添了許多西式傢具，完全搬了進去。不到三天功夫，諸事都已齊備，鳳舉和晚香，就一同搬進新屋子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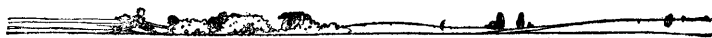
裏住。所有和鳳舉要好的幾個同事，相送了許多東西慶賀。鳳舉也就辦了兩棹酒，鬧了一晚上。這邊熱鬧，家裏的佩芳屋裏，可就異常寂寞。他本來是有孕的人，就不免纏綿綿綿的帶些病相，現在老不見鳳舉回家，一腔幽怨，未免把病相加深。這天晚上，大概有十二點鐘了。正是已涼天氣，正好睡覺的時候，所有的人，都全睡了。佩芳因為睡不着，便坐了起來，靠在床欄上，坐了一會兒，很想喝茶，便按電鈴叫蔣媽。偏是電鈴壞了，又不通電，只得踏着鞋，自己走下床來，去斟茶喝。伸手一摸棹上的茶壺，却是冰涼的，倒了半杯，喝了一口，覺得有些冰牙。只得倒在痰盂裏，因用手一拿壁上的溫水壺，裏面却是輕飄飄的。不用說，這裏面是並沒有熱水。因為想喝得很，只好走到窗戶邊，對外面連喊了幾聲蔣媽，但是連接幾聲，蔣媽並沒有聽見，佩芳發狠道：你瞧，他一點





第三十回

兒不聽見，睡死了嗎？於是倒上床去，斜靠了枕頭躺着。就不由想起小憐來。小憐在這裏的時候，睡在房後，只要一叫，他就會來的，現在沒有了小憐，就覺得什麼事也不便了。坐了一會，隔着玻璃窗子一望，只見樹杪上掛有半輪斜月，照着院子裏的樹木，模模糊糊的，窗紙漏縫處，吹進一絲涼風來，便覺屋裏冷清清的。佩芳也不知那裏一腔幽怨，不由的哭將起來，哭聲雖然極低，可也傳出戶外，對院子鶴蓀夫婦，先聽見佩芳叫了兩聲蔣媽，以為蔣媽必然來了，所以沒有注意，後來却沒聽到這面有開門關門之聲，已經可怪這時忽聞隱隱啜泣之聲，鶴蓀便道：喂！你瞧瞧去罷。大嫂怎麼回事？慧厂道：外面陰沉沉的，我有些害怕，你送我出去，給我扭着廊下的電燈罷。鶴蓀道：外面有月亮呢，怕什麼？慧厂道：有月亮也瞧不見，樹和花架子，全擋住了。鶴蓀道：說起來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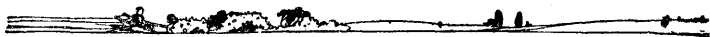


你是什麼也不怕，男女平等，爲什麼在自己家裏，晚上都不敢出房門，還要男子作伴呢。慧厂道：這算什麼，我就不要你作伴，我一個人也能去。說畢，一賭氣便走出門去，鶴蓀見夫人走了，倒又跟將出來。先就把廊下的電燈完全扭着。慧厂道：我不要你送，你請進去，不要走出來傷了風，受了涼。鶴蓀道：你瞧，剛才要我送出來是你，現在嫌我送出來又是你。慧厂道：你說我胆小嗎，我就不服這口氣。慧厂一面說着，一面就走到佩芳這一邊來。因隔着窗戶，問道：大嫂，你沒有睡嗎？佩芳道：白天睡足了，晚上睡不着。你怎麼在這院子裏站着？慧厂道：我先聽到你叫了兩聲蔣媽，沒有聽見蔣媽答應，你要什麼嗎？佩芳道：我原要一杯茶喝，現在不要了。慧厂道：我那兒有熱茶，我送來罷。佩芳道：不必了，我不喝了。慧厂道：你開門罷，我就送來，又不費事，爲什麼不喝呢？他們這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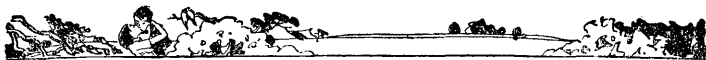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十一回

說話，又把蔣媽驚醒，蔣媽早爬起來，開了堂屋門，佩芳的臥室門，並沒有關上，是虛掩的。所以堂屋門開了，慧厂就和蔣媽走了進來，一見佩芳側坐在籐椅上，眼睛微腫，因問道：大嫂怎麼你身上不很舒服嗎？佩芳道：不怎麼樣，就是想一口茶喝罷了。慧厂便對蔣媽道：你這人睡得實在死，怎麼那樣叫你，一點也不知道？蔣媽笑道：今天晚上涼一點，睡得香了，所以叫不醒。二少奶奶那裏有茶嗎？我去倒去。蔣媽說畢就走了，他們這裏一來一往的開着門響，隔壁院子裏，金太太也沒有睡着，便披了衣服，把小蘭叫醒，讓他作伴，一路走到佩芳這兒來。小蘭走到院裏，便嚷道：太太來了。佩芳連忙迎了出來，問道：這個時候，媽怎樣來了？金太太在電光之下，對佩芳渾身上一看，接上又牽着佩芳的手，握了一握。笑道：倒不什麼樣？我在那邊，聽見你們開門關門，人來人去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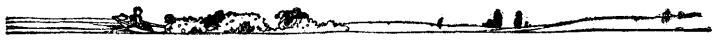


倒嚇了我一跳。說着話走進門來，看見了慧厂，便道：「怎麼你也在這兒，你兩人鬧什麼玩意兒了？」慧厂道：「我也是剛起來呢，聽說大嫂叫蔣媽要茶喝，蔣媽睡着了，所以我送了來。」金太太便對蔣媽道：「大少奶奶不舒服，你該睡得靈醒點。」回頭又對佩芳道：「你們雙身子，遇事都要留神。我是爲你們年輕糊塗，放心不下。」說時，連慧厂和佩芳都默然無話。金太太見慧厂身上只穿了一件花布短褂，那短褂又挖的是套領，有一大塊脊梁露在外面，因道：「這晚上跑了出來，還只穿這一點子衣服，若是受了凍，這又是我的事。」慧厂笑道：「剛才起來得急了，所以忘了穿衣服，這樣大的人，一個寒熱還不會知道嗎？」金太太道：「知道是知道，不過大意些罷了。平常我是不管你們，到了現在，我要不管，就沒有盡我長輩的責任。」佩芳對慧厂道：「不要對他老人家說罷，越說話就越多。」金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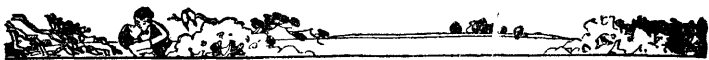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一回

太道：好哇！你倒嫌我囉唆了。金太太一面說話，一面就偷看佩芳的臉色，見他穿了一件半新舊綠色電光絨的短夾襖，袖子短短的，將手胳膊露了一大半截在外面。短頭髮是蓬蓬的掩着兩耳，這種有光的絨衣，在電燈下互相映照，越發是臉色黃黃的。再一看床上，一條綠色湖縐秋被，敞着半邊，亂堆在一頭。那一頭，並排放着兩個軟枕。由此便想鳳舉這久沒有回家，把佩芳一個人扔在屋裏睡，很是不對，在平常也不要緊，在佩芳這樣愁病不離身的時候，讓他更添一種心事。便道：鳳舉這東西越發不成樣子，我明天要把他叫在他父親當面，痛加申斥，今天晚上我叫你八妹來和你睡罷。佩芳笑道：八妹睡覺，是滿床打滾的，我不敢領教，我並不怕，不要麻煩他罷。金太太道：哦！我也糊塗了，怎樣叫他來？他亂踢起來……金太太說這話時，慧厂向着佩芳微笑，佩



芳連說道：「你老人家聽錯了，我不是這意思，要不，還是請八妹來罷。」金太太道：「請他來，我可當不起這個責任。」蔣媽在一旁笑道：「太太向來是不說笑話的，只一提到要添孫少爺，也是樂呢。」佩芳道：「先是叫你不醒，這會子你的精神來了。」金太太對蔣媽道：「是真的，以後睡覺，可別睡得那樣死，這幾日大爺不在家，你格外得小心一點。」又對慧厂道：「你也去睡罷，要是在這裏坐，也得添上一件衣服。」慧厂聽了，只是傻笑。金太太又叮囑了幾句，這才走出去，走到廊上，又走回來對慧厂道：「快去添衣服啊，怎麼還在這兒待着呢？」慧厂笑道：「我這就去。」金太太一直等他回房去，這才走了。佩芳這屋子裏的事，算是告了一個段落，慧厂那邊，可又鬧起來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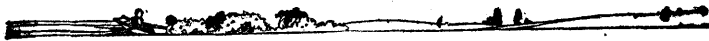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十二回

婦令夫從笑煞終歸鶴

弟爲兄隱瞞將善吼獅

這邊慧厂剛進門，鶴蓀握着他的手道：「可不是涼？」慧厂將手一捧道：「動手動腳，什麼意思？」鶴蓀道：「我看你穿一件單衣服，怕你涼了，摸一摸你手，這倒給我釘子碰。」慧厂道：「涼不涼，我自己知道，誰要你這樣假情假意的。」鶴蓀笑道：「我真落不到一句好話，這又算假情假意的，趁着咱們睡足了，得把這理談一談。你不是提倡男女平等嗎？無論如何，這男女平等的原則裏，不能說婦人對於他丈夫，要在例外的。」慧厂笑道：「哼！那難說，也許有例外。」鶴蓀道：「不用多提了。憑你說話這種口氣，你先生就以弱小民族待我了，那兒平等去？」慧厂讓他一人說去。向床上一倒，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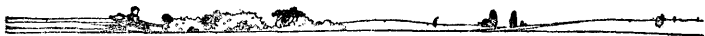


身向裏，便一聲不響去睡覺。鶴蓀見他側着身子睡着，沒有蓋被，就把床裏那條秋被牽開，給他蓋了半截身子。慧厂將身一翻，便把蓋被一掀，掀在一邊。鶴蓀道：你這人真是豈有此理？我給你好好的蓋了被，你倒生氣，我就讓你去涼，不管你這閑事。說畢，便取了衣架上一件湖縐夾襖穿上，卜通一聲，將房門帶上，就走出去了。慧厂假睡的時候，回頭就看鶴蓀穿了長衣服，且不理他，看他怎樣。後來鶴蓀開了門出去，慧厂便一翻身爬了起來，對着窗子外說道：你趕快去罷，越走越遠。半夜三更，跑了出去，回頭好意思回來嗎？鶴蓀在院子裏聽得清楚，只是默默無語的，低頭出去，到了外邊，就站在燕西屋外邊，劈劈拍拍打門。燕西問是誰，鶴蓀道：是我，你把門開了，讓我進來。燕西道：這大半夜了，要什麼東西，明天一早來拿罷。鶴蓀道：我既然要你開門，我自自然有事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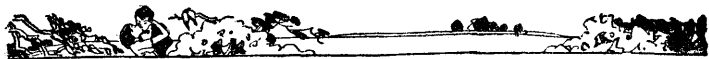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十二回

進來，你打開來嗜，說着，又不住的將手敲着。燕西被催不過，只得爬起來，將門開了。電燈底下，見鶴蓀穿一件長衣，六個鈕扣，只紐着兩個，敞着一片大衣襟，風吹得飄飄然，因讓他進來，問道：要什麼東西，這樣雷厲風行的趕着來？鶴蓀道：什麼東西也不要，你二嫂不住的和我麻煩，晚上睡不着，我要在外面睡一夜。燕西笑道：不成不成，我一個人睡得很好的，我不贊成憑空的加上一個人。鶴蓀道：這麼一張大床，怎樣不能睡兩個人？燕西道：要鬧要吵，還有天明呢。半夜三更，跑來吵人家，這豈不是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嗎？鶴蓀道：我就是不願夜晚和他鬧，不然，我還不躲開呢。你讓我不讓我睡？你不讓我睡，就把那條絨毯給我，我在這沙發椅上睡。燕西道：我不是不讓你睡，明天二嫂知道了，說我們勾結一氣，又要說你們弟兄不是好人那句話了。鶴蓀且不說那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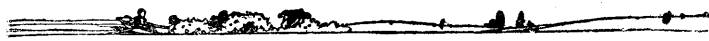


多，將燕西床頭邊疊好的那條俄國毯子，扯了過來。沙發椅上原有兩個紫緞鴨絨墊，把他疊在一處，便當了枕頭。身子望沙發椅上一躺，扯了毯子，由下向上一蓋，說道：嘿！舒服。燕西笑道：一條毯子那成，仔細凍了。還是到我床上來睡罷。鶴蓀將身一翻，說道：我們城門失火，憑什麼你要殃及池魚呢？燕西道：得，你瞧罷。凍了可不關涉我的事。於是兩人各自睡了。到了次日一早，金榮進來拾落屋子，一見鶴蓀躺在沙發上，便道：二爺怎樣睡在這裏呢？鶴蓀業已醒了，聽見說，翻身坐了起來。問道：什麼時候了？金榮道：早着呢，還不到八點鐘。鶴蓀道：你到我那邊去，叫李媽把牙刷牙粉，和我的馬褂帽子，一齊拿了來。金榮聽了這句話，就知道他又和二少奶奶生了氣，自己那有那樣大的胆子，敢去拿東西，聽說了，只對鶴蓀笑笑。鶴蓀道：去拿呀！你笑什麼？金榮道：這樣早上



第三十二回

房裏的人，都沒有起來，怎麼拿去？鶴蓀道：李媽比你還起來得早呢，去罷。金榮只是笑，却不肯去。鶴蓀道：你爲什麼不去？你是七爺的人，我的命令，就支使你不動嗎？燕西被他說話的聲音驚醒了。因一翻身坐了起來，笑道：不是我替他辯護，二哥自己都不敢進去，他是什麼人，敢進去嗎？鶴蓀聽了燕西這話，未免有些不好意思，因道：我爲什麼不敢進去？我怕一早起來吵，吵得別人不好睡覺罷了。說畢，披了衣服，就向裏走。剛一走到迴廊門下，只看見秋香蓬一大把頭髮，手上拿了一串白蘭花，由西院過來，鶴蓀對他招了一招手，笑道：過來過來，我有一件事託你。秋香將那串花向背後一藏，笑道：這個花是有數目的，二爺要拿可不成。鶴蓀笑道：你真小氣，我不要搶你的花，我要你進去給我拿東西呢。秋香道：拿什麼東西，讓我把花送回去，再給你拿罷。鶴蓀道：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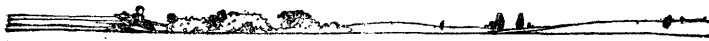


必多跑那一趟，你就到我房裏去對李媽說，把你的牙粉牙刷，一齊拿來，還有我的帽子馬褂，也順帶來。秋香把鼻子嗅着白蘭花，向着鶴蓀微笑，因道：你兩口子又鬧撇扭嗎？鶴蓀笑道：嘿！這東西，越發沒有規矩了。索性把我兩口子也說出來了。秋香笑道：這不算壞話呀。要不，你自家兒去拿去，我不去，別讓二少奶奶罵我。說畢，轉身就要走。鶴蓀一把將他拖住，笑道：我不怪你，還不成嗎？秋香道：我拿是去拿，二少奶奶要不給呢？鶴蓀道：不能不給。你給我一個回話就是了。你去罷，我在七爺屋子裏等你。秋香聽說，也就答應着去了。鶴蓀本想到燕西屋裏去等的，轉身一想，燕西見了空手回來，還不免說俏皮話的。就不走開，還在原地站着。不到五分鐘，就見秋香飛跑的走來了，鶴蓀見他兩手空空的，便道：怎麼着，他不讓你拿嗎？秋香道：不是。我少奶奶不讓我去。說到



第三十二回

這裏，可就把手一撇，說道：爲你這個事，人家還挨了罵呢？少奶奶說多事。鶴蓀道：唉！你們心裏就攔不住一點事。爲什麼要把這事告訴他呢。得了，我不勞你駕了，我自去罷。鶴蓀事出無奈，只得硬着頭皮，自回自己屋子裏去，恰好李媽在掃廊檐下的地，看見鶴蓀，剛要把嘴說話。鶴蓀笑着連連搖手，又指了一指屋子裏，李媽會意，扔了掃帚，就走下台階迎上前來。因輕輕的笑問道：二爺怎麼昨晚半夜三更的跑出去了。在那裏睡了一宿？鶴蓀道：我在七爺那裏睡着的，他起來了沒有？李媽道：沒有，睡着呢。鶴蓀道：你進去把我的帽子和馬褂拿來。李媽笑道：你又生氣呀！你自己去得了。鶴蓀看他的樣子，更是不行。心想求人不如求己，我自己去罷。於是輕輕的走進房去，把衣服帽子拿出來了。又把牙刷牙膏也拿來了，剛要出房門，慧厂一個翻身坐了起來，冷笑道：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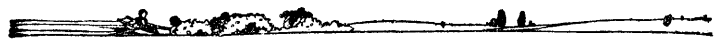
拿這幾樣就夠了嗎？敝開來多拿些走，省得要什麼又到這兒來。這樣鬼鬼崇崇的作什麼？誰還攔住你，不讓拿不成？鶴蓀聽了這話，是有些不好意思走。便將所有的東西，又復完全送了進來。因道：我讓你，那還不好嗎？你若嫌我讓得不好，我就不讓。於是便叫李媽舀了洗臉水來，就要在慧厂盆架上洗臉。慧厂道：這地方不是你洗臉的地方，你愛到那裏去，就請便到那裏去罷。鶴蓀笑道：你這樣子似乎有些喧賓奪主了。你也不問問我這兒是姓金姓程呢。慧厂道：姓金怎麼樣？姓程怎麼樣？難道這地方還不讓我住嗎？你說我喧賓奪主，我就喧賓奪主，到底看你怎麼樣？說着，將鶴蓀手上拿的手巾，一把奪了過去。我不要你說，你怎麼樣？鶴蓀笑道：得了罷，誰和你淘這些閒氣呢？我等了半天了，你拿給我罷。慧厂道：沒有廉恥的東西，誰和你鬧鬧又笑笑。鶴蓀自己再





第二十三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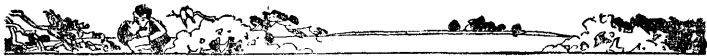
讓一步，見慧厂還是相逼，不由得怒從心起，便道：好好好！就讓你，難道我還找不到一個洗臉的地方嗎？說時穿了馬褂，戴上帽子，就向外走。慧厂道：哼！那怕什麼，你也不過學着大哥的樣子躲了不回來。那倒好，落得一個眼前乾淨。鶴蓀聽了這話，氣上加氣，心想婦人有幾分才色，就不免以此自重，威脅他的丈夫，但是有才有色的人，天下多得很，我果然就被你威脅着嗎？我就不回來，看你怎樣辦。鶴蓀一下心很，到了燕西那裏，胡亂洗了一把臉。只把手巾擦擦牙，牙膏都不用了。燕西看見，在一邊笑道：好端端生氣，這是爲着什麼？鶴蓀並不作聲，斟了一杯熱茶，就站在地下喝。一面喝着，一面直吹。燕西笑道：我看二哥這樣子，是等着要走。有什麼急事，這樣忙法？鶴蓀依然不作聲，喝完了那杯茶，放下杯子就走。偏是放得未穩，袖口一帶，碰了一響，鶴蓀一回頭，只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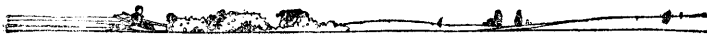
對燕西笑了一笑便向外走了。心裏想着，鹽務署這每月三百塊錢，是  
雖靠得住的，可是自己爲了不大向西城去，一月難得到衙門去一回，  
究竟於良心上說不過去。而況自己又是個參事上行走，毋庸參事，倒  
也罷了，索興毋庸行走起來，未免說不過去。趁着今天出門很早，何不  
去應個卯。這樣想着，於是出門之後，直向鹽務署來。到了衙門裏，一看  
迎面重門上掛的鐘，還是九點半，衙門裏還靜悄悄的，上衙門的人似  
乎還不多。一直走到參事室外，隔了門簾子，不知道裏面有些什麼人，  
便把脚步放慢一點。走到門簾子邊，却搶出來一個茶房，用手高撐了  
簾子讓鶴蓀進去。鶴蓀一看屋子裏，那有一個人，倒是各辦公棹上，筆  
墨擺得齊齊整整的，棹子上光光的，沒有一點灰塵。中間一張大些的  
棹子，放了一把茶壺，反扣着幾套杯碟。一連放了幾分折疊着的日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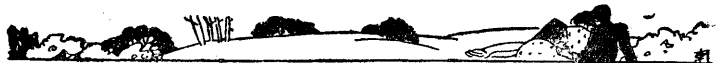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三十二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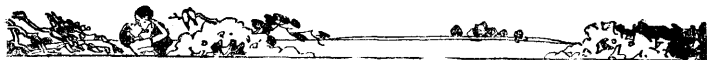
鶴蓀是個行走，這辦公室裏，並沒有他的棹子，所以他將帽子取下，掛在衣架上，先就大棹子邊坐下。茶房打了一個手巾把子，遞到他手裏，他隨便擦了一把，向茶房手上一拋，拿了面前一分報，一面看着，一面向茶房問道：「今天還沒有人來嗎？」茶房微笑道：「早着哩！不到十一點鐘，趙參事不會來的。」鶴蓀道：「別個人呢？」茶房道：「別個人比趙參事更晚，也不能天天到。這也只有幾位辦事的參事是這樣，您……說着一笑道：「忙着，就別來罷。大家都是這樣。」鶴蓀翻了一翻報，茶房倒上一杯茶來，又喝了一口，覺得無聊得很，站起來道：「我也不等他們了，走罷。」說着，拿了帽子戴上，就走出鹽務署來。他這回是坐汽車來的，走衙門出來，依然坐上汽車，本想到小館子裏去，找兩個朋友吃飯的，伸手一摸袋裏，真是出來得匆忙，一個錢不曾帶，錢都在箱子裏，這不能不回去走一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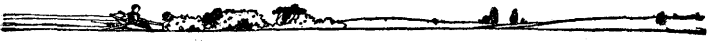
趟的了，尤其是自己有一張四百塊錢的支票，字也簽了，圖章也蓋了，只要到銀行裏去兌款就行。這要落到慧厂手上了，這就不想拿一個錢回來。這一筆款他是不曉得，不如趁早回去，將款拿到手上再說。這樣想着，便叫汽車夫開了回去。到家之後，就裝成沒有事的樣子，一如平常，走回院子裏去。只見慧厂拿着一對啞鈴，在走廊上，忽高忽低的操着。他穿了短袖的褂子，裙子繫得高高的，露出兩條大腿。便笑道：我們家那裏跑出這大一個小學生來了。慧厂依然操他的，只當沒有聽到。鶴蓀見他並不說什麼，帶着笑容便走到屋子裏去，走着路時，一面解着馬褂鈕扣，表示是回來休息的樣子。走到屋子裏，將馬褂脫下，便倒了一杯茶，坐在沙發上喝。這時只聽到外面屋子裏，兩個啞鈴，在地板上一陣亂滾，接着門簾呼嚕一下捲着响，慧厂走了進來了。鶴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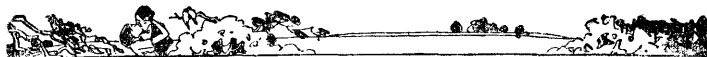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十二回

放下茶杯在茶几上，連忙笑着，一抱拳道：對不住，都是我的不是，我們和了罷。慧厂本來板着臉的，看了他這樣子，臉就有些板不起來，接着鶴蓀就把那茶杯斟滿了茶，雙手捧着給慧厂道：得！這算是我陪罪一點表示。可是你不能摔這茶杯子。慧厂鼓着臉道：偏要摔，你敢遞過來。你敢把我怎麼樣？鶴蓀笑道：我敢怎麼樣呢？不過這杯子是你心愛之物，還是我們結婚紀念品呢。瞧着這杯子，你喝一口茶罷。不然，我這面子真攔不下來。慧厂道：你還要什麼面子，要面子也不在我面前討饒了。說着，撲嗤一聲笑了，接過那茶杯來。鶴蓀笑道：因為我愛你，我才怕你，可是你不愛我呢，因為你不怕我。慧厂笑道：你別廢話？你今天回來陪罪的嗎？你是爲了那張支票回來的吧？對不住，我用了。說畢，一仰脖子把杯茶喝了。正要將杯子放到棹上，鶴蓀一伸手，將杯子接着，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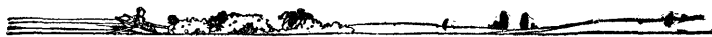


道：還來一杯嗎？慧厂笑道：你不要那支票嗎？鶴蓀笑道：是箱子托上夾的那張支票嗎？我原是交給你保存的。你別冤枉好人，我真是給你陪罪來着。我想，我半夜三更跑出來，當然是我不對，所以回來講和。你不信，那支票你就花着。慧厂笑道：我這人服軟不服硬，明知你是假話，可是說得很好聽，我也就算了。誰花你的錢，我有的是呢，拿去罷。說着，在衣袋拿出那張支票，向地下一扔。鶴蓀一彎腰檢了起來，果然是自己要的那張支票，一彎腰就將票子檢了起來。慧厂笑着哼了一聲道：我說如何？鶴蓀笑道：這可難。你想，要是你扔在地下，我不檢起，這該當何罪。現在聽你的命令，你說這張支票應當怎麼樣？我就怎麼樣，省得我又不對。慧厂笑道：拿去花罷。只要你正正經經的不胡來，你掙的錢你花，我是不干涉的。鶴蓀趁着這個機會，將支票向袋裏一揣，對他



第三十二回

拱拱手，低聲笑道：「昨天晚上得罪了你，我今天晚上再陪理。」慧厂道：「你就是這樣不受抬舉。你今天把老七一隻茶杯子搥了，你可知道那是人家心愛之物。吃過午飯，你把這杯子送給他罷。」鶴蓀正愁不得脫身，就答應了。吃過午飯，帶了那隻青花細瓷海杯，就送到燕西屋子裏來。可是燕西今天大忙特忙，也是不在家了。原來鶴蓀清早所打破的那隻瓷杯，正是燕西心愛之物，他一笑走了不要緊，燕西是懊喪不迭，只歎氣道：「這是那裏說起，我夾在裏面倒這樣一個小霉。這是雨過天青御窰磁，最難得的東西。我共總四個，兩個送人了，兩個自己擺着，現在只剩一個了。」金榮正站在旁邊，便彎腰拾了起來，笑道：「還好，只破了兩半邊。讓鋸碗的來鋸上幾個釘子，還可以用。」燕西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？這種東西，要一點痕跡也沒有，那才是好的，這種清雅的顏色，鋸上一大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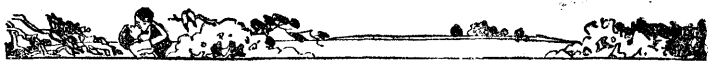




釘子，那多麼難看，你說好，你就拿去罷。金榮依然站着，還是笑。燕西道：一清早就讓二爺鬧得昏天黑地，你走罷，我還要睡呢。金榮笑道：你是忘了一件事了，還不該辦嗎？燕西道：什麼事？金榮道：後日就是中秋了。燕西道：中秋就中秋，與我什麼相干。金榮道：這兩天送禮的熱鬧着呢。您……這一句話把燕西提醒。笑道：我果然忘記了。你瞧瞧德海在家沒有。讓他開那輛小車，我上成美綢緞莊去。金榮道：也沒有這個老早，就去買綢緞的，這總是下午去買好。燕西道：那是怎麼一回事，綢緞莊早上就不歡迎主顧嗎？金榮道：不是他不歡迎主顧，早上綢緞莊沒有什麼生意，冷冰冰的，沒有什麼意思，到了下午，那可就好了。太太小姐少奶奶，全都去了，不說買東西，瞧個熱鬧，也很有意思的。燕西笑道：胡說！我不管你們，你們越放肆了，倒常常拿我開玩笑。你對大爺二爺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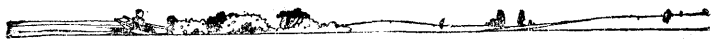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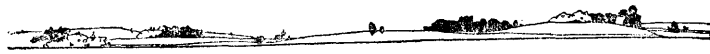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二回

話，敢這樣嗎？金榮笑道：誰讓七爺比我小呢？小時候，聽差的伺候您，你隨便慣了。所以到了現在，誰也不怕。燕西道：別廢話了，叫他去開車罷。金榮道：不是我多嘴，您做事就是怎樣性急，這樣早，大幹大鬧的坐了車出去，不定上房裏誰知道了，都得追問，這一問出來了，就是是非。到了吃過午飯，你隨便上那兒，別人也不注意。這會子打草驚蛇的望外跑，不能說沒有事。這不是自搗樓子嗎？燕西想了一想，這話很對，便笑道：我就依你的話，下午再去。這一說話，我不要睡了，你把今天的報，拿來我看。金榮聽說，便把這一天的日報，全拿了來，報上却疊着兩張小報。燕西躺在沙發上，金榮就把一疊報，放在沙發邊的茶棹上。燕西先拿起兩張小報，什麼也不瞧，先看那戲報上。好幾家戲園子，今天的戲都不錯，又不由得想去看戲。但是要看戲，買東西就得早些才好。正這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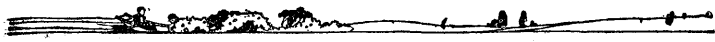
樣盤算着，門一推，玉芬伸着半個腦袋進來。燕西看見，連忙坐了起來，笑道：「嚟啲？怎樣這麼早，三嫂就來了？」玉芬才扶着門，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「二哥不在這裏嗎？」燕西道：「也不知道，爲了什麼，昨天晚上就在這沙發椅上睡了一宿。剛才忽忽忙忙的就出去了。有什麼事找他嗎？」玉芬道：「我不要找他，我問他爲什麼和二嫂生氣，我很想來作一個調人呢。一面說話，一面就拿起茶棹上的小報來看，笑道：「嘿！今天共和舞台的戲不錯，配得很齊備的。」探母回令，這個小旦陳玉芳，不是你捧他的嗎？」今天得請我去聽戲。燕西笑道：「別家我無不從命，這共和舞台，算了。」玉芬道：「爲什麼算了，你捧的角兒我們不配去看嗎？」燕西道：「不是那樣說，因爲這探母回令這齣戲，我實在看得膩了。」玉芬道：「誰叫你看呢？你聽戲得了，看膩了，聽總聽不膩的，若是聽得膩，爲什麼大家老在家裏開話匣





第三十二回

子呢。燕西只說一句，他倒前後駁了好幾層理由，實在他的意思，因為逢到陳玉芳唱戲，鵬振一班朋友，共有七八個人，總在池子裏第二排上。那第二排的椅子，是他們固定的，並不用得買票，戲園子裏自然留着。今天既然有好戲，鵬振豈有不去之理？若是兩方碰着，玉芬是個多心的人，豈能不疑呢？因此，他所以不願去。玉芬那裏知道這一層原故，笑道：你非請我去不可！你不請我去，我就和你惱了。燕西沉吟了一會，說道：我就請你罷。可是……玉芬笑道：別可是，這用不着下轉語的。燕西笑道：不是別的要下轉語，因為吃過飯，我有一件正經事要辦，不定耽擱一個鐘頭，或者兩個鐘頭，若是我回來晚了，三嫂可以先去，反正我一定到就是了。玉芬搖着頭道：哼！你沒有正經事。你不聲明，我還不疑心，你一聲明，我倒要疑心你想逃了。燕西笑道：我一不讀書，二不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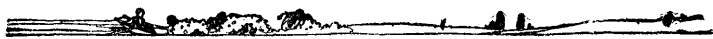


衙門，照說是沒有什麼正經事。但是朋友我總是有的。會朋友還不能算是正經事嗎？玉芬道：「好吧，反正你不來，我也是要去，而且我代表你作主，花錢更得多，花了錢，我還怕你不認帳嗎？」燕西也不再說，就這樣笑了一笑。但是他心裏可在計算，要怎樣知會鵬振一聲才好。若不知會他，事情弄穿了，鵬振不要疑心，自己在裏面搗亂嗎？因是各處打聽，看鵬振究竟在什麼地方？偏是各處找遍，並不見鵬振一點影兒。只得慢慢走着，走到鵬振自己院子這兒來。一見秋香站在回廊上晾手絹，便和他丟了一個眼色。秋香一抬頭，見他站在月亮門中，心裏已經會意，眼珠兒對上面屋裏膘了一膘，然後望着燕西點點頭，微把嘴向前一呶，燕西也懂得他的意思，於是站在月亮門屏風後邊來。一會兒功夫，秋香來了，笑道：「七爺，什麼事。要我給篋一篋頭髮嗎？」燕西說不是，秋



第三十二回

香道：要不，就是洗手絹，燕西說也不是，秋香低着頭一看，見燕西手甲很長，笑道：是了，要我給你修指甲呢。燕西道：都不是，我給你主人報信來了。照說，你也得幫他一個忙。秋香笑道：這又是什麼事呢？你爲我們三爺來着嗎？燕西道：你知道三爺那裏去了嗎？你見着他，你就私下告訴他，今天千萬別去聽戲，就說你少奶奶要我請他，已經包下一個廂了。秋香道：三爺一早就出去了，不知道回來不回來呢。燕西道：不回來就算了。若是回來了，你就把我這話告訴他。燕西說完，他自出去，秋香聽了這話，又有一件小功勞可立，很是歡喜。玉芬正在屋裏檢箱子，燕西和秋香說話，他果然一點也不知道。倒是事情湊巧，鵬振上午在外面忙了一陣子，恰好回來吃午飯。秋香心裏藏着一句話，巴不得馬上就告訴鵬振，無如鵬振坐在屋裏老不動身，秋香有話，沒有法子說，只



是在屋子裏走進走出，他倒急得心裏火燒一般，鵬振不明就裏，反說道：秋香你丟了什麼東西嗎？老是跑進跑出作什麼？秋香被他說破，只好走了出去，不再來了。一直等到送飯進來，將碗箸擺在棹子上的時候，玉芬不在這裏，秋香趁了空子，站到他面前，輕輕的說道：三爺，七爺說……剛說到這個說字，玉芬在隔壁屋子裏咳嗽着，秋香就把話忍回去了。到了此時，鵬振才明白過來，今天上午秋香所以來來去去，都是爲着這一句話了。聽了這話，當時攔在心裏，吃過飯，便直接去找燕西，看他有什麼話說。但是燕西記着去買綢緞，已經坐了汽車走了。鵬振向回走時，恰好秋香追了來，鵬振問道：七爺對你說什麼了，你怎樣不說完？秋香道：七爺說今天請三少奶奶去聽戲，可請你千萬別去。鵬振突然聽了說話，倒楞住了，便問那爲什麼？秋香道：我也不知道，是七

爺這樣告訴我說的。鵬振仔細一想，這決計是指着共和舞台的事。但是他們何以好好的要聽戲，這却不可解了。當時走回房去，忍不住先問玉芬道：你要去聽戲嗎？玉芬道：你聽見誰說的？鵬振道：老七告訴我的。玉芬道：瞎說，老七早出門去了。鵬振道：這是很不要緊的事，我瞎說作什麼？老七出去了，他就不能留下話來嗎？玉芬道：他請我看戲，這也是很平常的事，他還巴巴的留下話來告訴你幹什麼？鵬振不能再望下辨白了，只好對他一笑，就忽忽離開來，但是他又怕秋香傳話傳錯了，就攔了今日一天戲沒看，也是不好。因此重復到燕西那裏去等着，等他回來問個清楚明白。但是這個時候，燕西正在綢緞莊樓上，將綢緞大挑特挑呢。兩三個穿長衣的夥計，包圍着燕西，笑道：七爺是自己買料子，還是替那位小姐買。燕西道：我買點東西送人。一個老些的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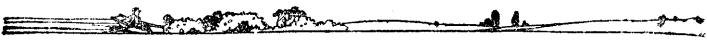
計道：送人的料子，要好些的，有有有。說時，便對年輕些的夥計道：去！把新到的法國綢緞……燕西道：不要那個，我是送小姐們的。老夥計笑道：是，我知道，法國綢很好。愛挑熱鬧些的，就是綺雲綢吧？電印綢也好，那是印成的花樣，作旗袍最好，七爺都讓他拿來看看罷？七爺是要漂亮的，我知道。燕西笑道：我只說一句，你就報告這一大套，我都被你說迷糊了。好在綢緞出在你們這兒愛叫什麼都行，就是無縫天衣也好。什麼叫作綺雲綢，這個名字，倒也響亮，你拿了來給我看看。但是在他說這句話時，那幾個夥計，左一抱，右一抱，早在玻璃罩上，堆了一大堆綢緞。一個年輕的夥計拿了一匹料子，將他抖開，就披袈裟一般，披在肩上，他笑道：七爺，你瞧瞧，就是綺雲綢。燕西一看，是杏黃底子，上面印滿了紅花。燕西擺了擺頭道：太熱鬧。那個年老夥計道：七爺你瞧，這個





第三十二回

不錯。燕西看時，只見他手上懸空拿着雨過天青色的綢料，上半截是純青的，並無花樣。但是那顏色，越下越淡，淡到最下，變成嫩柳色，在那地方，有一叢五色花樣，就如繡的一般。那有鬚子的老夥計，將綢料貼着胸上懸了下去。那一叢花，拖到兩膝邊。他慢慢走着路，把下面那一叢花的綢料，故意擺盪着。他翹着鬚子對燕西笑道：七爺，你瞧，多麼漂亮。這要做一件旗袍，遠望像短衣長裙，近望又是長衫，真好看。燕西見這一個老頭子，披上這個，他已忍不住笑。現在這老夥計走起來，還是裝成那輕移蓮步的樣子，燕西忍不住，哈哈大笑起來。恰好隔壁一架玻璃罩上，有兩位姨太太式的女客，在那裏剪料子，看見老夥計作怪，也笑得前仰後合，只把手絹子來蒙住臉。那老夥計極力要討好，倒不料砸了一鼻子的灰，羞得一張臉全成紫色。燕西怕人家過於難爲情，



就笑道：「這個料子很好，你就照着衣服的尺寸，給我剪上一件罷。老夥計借着剪料子，就把這事掩飾過去。又檢出許多不同顏色的料子，請燕西挑選，說送人的東西總應成雙，燕西道：「剪衣料有什麼雙不雙，你們想多買一點就是了。」老夥計笑道：「七爺，這話不應該你說，遇到你這樣的，主顧不多做一點生意，還到那裏去找哩！」就憑您七爺送禮，也決不能送一兩樣。他們在這裏說話，剛才含笑的那位女賓，就不住的向這邊瞧過來。燕西見了有人望着，要那個虛面子，便笑道：「那當然不能送一件，但是這幾樣料子，怕受主未必願意。」老夥計道：「那很容易辦，多買一點就行了，送人家好幾樣，總有一兩樣合人的意思。」燕西道：「我也不要這些電印的。我要些隨便樣子的罷。」那些夥計聽了這話，就一陣風似的，搬了許多料子，放在燕西面前。那幾位女賓更注意了，彼此交

頭接耳，好像就在說些什麼。燕西見這種情形，落得出個風頭，夥計說那樣好，就剪那樣。一刻工夫，剪了八九樣。夥計還要送料子，給燕西看時，壁上的鐘已經一點多鐘了。便道：「得了，我沒有工夫了。你給我搬上汽車去罷。」夥計一面將料子包起，一面開上帳單來，燕西看也沒看，就向袋裏一揣，說道：「寫上帳罷。若要現的也可以，下午到我宅裏去拿罷。」老夥計道：「寫上得了，七爺是不容易在家的。」燕西帶着那些綢料，一直就坐上汽車到落花胡同來。他先就給金榮十幾塊錢，買了水果月餅之類。這時，就連合這些綢料，叫金榮捧着，一齊送到冷家去。在他，又是一筆得意文章了。

